



少年史地叢書

緬

甸

一

瞥

商務印書館發行





緬甸一瞥

第一章 地域

我不知道一般少年男女當中，有多少人歡喜翻閱學校裏的地圖，以資娛樂，或者將那地理科中，常令他們爲難的希奇而且不經見的地名，所代表的地域的情形在心中描繪出來？但是據我想，除了地理之外，却很少別的功課，能够更爲有趣；就是一張地圖，也每能提醒那班富於想像力的少年男女，發生愉快的幻想。

且將你的地圖冊隨手翻開，看這書籍對你說些什麼。這裏是個大陸的腹地，你可以看見其中有一條舒展伸張的大山脈，從這山脈起，各方面還有一行一行彎彎曲曲如蛇似的線兒，那就是指示川河的。

再隨這些線兒經過的地段，看他穿過狹窄的山谷，和曠野的平原，河邊兩

岸，立刻現出了許多的城池鎮市，（這些城池鎮市的地名，就是你平時覺得很難記憶的。）末後，這河流每每將河口的三角洲，裂成數塊，河水就從這裏流到海裏去。

但是我們的地圖，所給與我們的，不過是簡單的事情，還有許多好文章在這後面呢！那個山脈，是吸收并保留載着濕氣的雲霧的天生的器具，這種雲霧，是從海面上吹得來的，或形成雨，或形成雪，內中貯着從海面蒸化成的水氣。

這座大山由他的旁邊，發出數千條小河流，或急激的瀑流，斷成許多溝洫，將他所蘊藏着的雨水，循着這溝洫放了出去，灌沃那乾燥的平原；并且這水裏還帶着許多有價值的粗金礦物。那種礦物，每每被山水傳送到很遠很遠的場合，以富裕那離山極遠的人；那得着這種礦物的人，往往還不知道這種富源，是從那裏來的呢。

山下的小河流，在你們的地圖上，是沒有標誌出來的；但牠們前進不久便連接成一條合併的河道，蜿蜒曲折經過幾百里路，最後由這大河又將山中所積蓄的雨水，復送到他所從來的海裏去。

這麼一條河道，若追蹤他的路程行去，並且自己試去，把他所表示的形形色色描繪出來，那是何等有趣呀！這是一種什麼山呢？從他那崎嶇不平的雪峯之間，起首飛出那橫衝直撞的瀑布，沿着石床跳跳躍躍的直奔到山腳底下，彼此聯合成功一條河流。這河或者沿路還要流過曠野樹林。樹林中生滿了希奇的草木。還有那些居民，也是非常的希奇。此外還有那些野獸及未曾見過的鳥兒，一合夥兒居住在那水草叢生的河邊！

當河身面積變大之後，那上游河邊的草屋，與挖成的獨木舟，皆不見了；於是有鎮市出現。鎮市的名目，地圖上已標誌出來。那一帶的河中就有了巨大而希奇形式的船舶，裝載這區域內的出產，運到河口上的某大海港。在這港

口內，各國的船舶，都在那裏候着，將這種出產裝運過幾千里路的海洋，來供給我們的需要；此項商品，每爲我們所視爲日用不可少的東西；倘使一般的男孩女孩，能着想到如許的事情，我可決定他們一定不以地理科爲一種「呆板」的功課了。

如今且從像想方面，轉到事實上來。我欲將關於緬甸的一些事情，告訴你聽聽。緬甸雖然在世界上是一極有趣，極美麗的地方，可是比較上多數的人，都不大知道牠的。

緬甸現已成了英屬印度帝國的一部分；並且和英國間繼續的進行大商業已有好多年了，若是我們翻開地圖，來看看這個地方是如何坐落，或者可以越加明白一點兒。我可見得緬甸所處的地位，是在般加拉灣 (Bay of

Bengal) 的東邊，馬來半島的正北，一方面聯接着暹羅和我們中國，一方面聯接着印度的阿殺姆 (Assam) 和孟立普 (Manipur) 兩省。那伊落瓦底

(Irrawaddy)大河，從我國的西藏腹地流將出來，通過緬甸的全境而達仰光 (Rangoon)海港，一卽伊落瓦底河口。一成爲閉塞的緬甸內地，和全世界中間，一條商業和交通的大道。

再去看地圖，你或看見這南北奔馳的伊落瓦底河的兩岸，有許多的山脈，叫做『岳馬斯』(Yomas) (他的原意是背脊骨)。這些山脈，將緬甸各部分隔起來，還有別的大河，如西塘 (Sittang) 河，沙文 (Salween) 河，流於深山邃谷中，使緬甸和暹羅的交通，很是不便。在西北方面同樣式的小山脈，介乎緬甸和印度邊省的中間，成一個保障。所有緬甸的山呢，都是密密的覆着樹林和叢莽。那河呢，是很寬大的，但多半是不能行船的。讀者既然知道了這些情形，自然就可知道這緬甸地方，所以不大爲世人所知的原故了；因爲這樣的險阻，所以很少人，擔承那種勞苦的生活，到牠的內地去探險。牠的通路，只有從由東北方一個小角進去，是容易的。此處係緬甸和我國雲南省連接的地點，

每每有成羣結隊的雲南人，由這條路到緬甸的八莫(Bhamo)、喜排(Hsipaw)兩處地方做買賣。

緬甸因為有許多的山脈樹林，和外界分隔開了，所以牠能够保持幾百年，沒有受人侵犯破壞。直等到一千八百八十五年，緬甸王西巴被廢，緬甸國土被英國奪取以後，方才漸漸的敷設鐵道，將牠內部和外界的交通，慢慢的變成容易了；并且那些人民的風俗習慣，也逐漸發生變遷了。

第二章 仰光

無論誰何要想從水路到緬甸去遊歷，必定在仰光登岸因為仰光，不但是一個極大極重要的海港；并且只有這個地方，有直接到英國的汽船來往，而由河道，或由鐵路，深入緬甸的內地，也需從這地方進行。牠那海港，是由伊落瓦底河入海的各口之一，此處極其寬大，大多數的汽船帆船，都停在那裏；另外有駁船及異樣的本地划船，將貨裝上去，或是卸下。

柚木的巨大木排，徐徐的順流漂下，到那市下的鋸木廠裏面。廠內用許多練熟的象，將這些木料來堆積起來，差不多和人做的一般靈巧。還有一種稀奇樣子的張着布棚的划船，名叫做『舢板』，專渡行人過河，或運送旅客到河下各種船舶上去。伸展很長的木料建築的埠頭，和許多鐵屋頂的棧房，成功一個碼頭。碼頭上面，各國的苦力，都在那熱帶陽光底下，辛辛苦苦從事他們的工作。歐洲的職員們，穿着那白斜紋布的衣服，和遮陽帽子，監督着裝載他們船舶的貨色，很盼望將他們的貨色，快些裝載完畢，以便離開這白光直射令人目眩的場合。

到了岸上，那米廠內冒出來的煙，又加重了已經使人擔負不起的熱度。此外還有由隔岸船塢內，傳將過來的，打鐵的聲音。這三者竟完完全全構成一幅很熱很勞苦，而且很喧譁忙碌的圖畫。

雖然如此，在仰光地方居住，却是極快樂的。這本書的讀者，或者也有親戚

朋友住在那地方的，對於這個地方的事情，及人民的生活狀況，想必是極願意聽的。

碼頭棧房後面，便是城市，寬闊的街道，及方場都排布得齊齊整整，還有許多的精緻店舖，和美麗的建築物。這種房屋，大都是半爲奇巧的意大利式，半爲東洋式，和我們在東南各海港所看見的房屋一個樣子。他們的牆每每是粉得雪白，配着綠色的百葉扇，四邊常常圍着寬闊的遊廊，屋頂普通都是蓋着紅瓦，隱在那街道上成行的葱鬱的樹林的裏面，外觀甚是華美。步行之人，雖然帶着遮陽帽，和陽傘，仍然不能不感激街的樹陰爲他減殺了陽光，因爲那裏的空氣是極炎熱的，而街上的白光，又差不多要射得人目眩眼花。公路上市場裏，有各國的人都是熙熙攘攘：印度人也有，新嘉坡人也有，中國人、緬甸人也有。初到的人，頭一個印像，就是那可以入畫的服裝和生疏人類，這些印象可以叫人目迷五色，應接不暇。因爲仰光在某程度下已是成爲一個世

界的商場，全然不能叫做完全緬甸人的鎮市了。

我意料無論何人，初到仰光遊歷，看見街市中各項希奇的買賣，他必深爲駭異。最有趣的，是高坐在那海濱的旅館遊廊裏面，看往來行過的衆人。那挑水夫呢，將他那瓦罐，用繩吊在一枝竹竿上面，挑在肩頭上。還有人，頭上頂着一個盤托，盤托裏面，燒着木炭，煮的是香氣很重的食品。一般腹內飢渴的苦力，常時歡喜享受這種美味。其中也有中國的商人，竭力叫賣他的扇子，遮陽傘。大籃的椰子和蔬菜，鮮麗的印花棉布和雜貨，很便宜的小刀和鏡子，以及一籃一籃的西瓜；這都是擔在小販肩上叫賣的貨色。還有那脚夫，背着巨大的擔子，來來往往從這家棧房，負到那家棧房。

成羣的山羊，從這家門口驅到那所房子，在門前榨乳出賣；並且常常看見山裏的人，在街上遊來遊去，希望找着了個主顧，買他所牽着新捉到的豹。然而使人最爲驚異的物件，大約要算那種牛車。本市重大貨物，都是用這種

牛車運輸的。車的形式，很是玲瓏精巧；並且彫刻着花紋。車輪的邊緣，大而且闊，用一對印度牡牛拖着。這牛的顏色，光滑和乳酪皮顏色一樣。一雙溫柔善忍的眼睛，長着兩個很大的角兒；角兒恰像七弦琴形式，立在頭上有四英尺之高。

除却了一根韁繩縛在穿過牛鼻子的環上面，再也用不着別的駕具；但將牛擠緊着牛軛，（牛軛係聯在車槓上）再用兩條木梢，放在牛頸兩邊，將他把定，就不致脫下。

這種牡牛的特別的地方，就是背上那一塊隆肉；這塊隆肉，不但是大有裨益於在牛軛之下做工；並且是，如同那駝峯一樣，天生成的一所屯積餘下的滋養料的所在。有了這個儲藏所，若遇着沒有草料場，或是缺少食物的時候，牠們能够不知不覺的營養他們自己。

大頭巾的印度巡捕，維持街上的秩序。公司裏的差使，穿着那寬博而有顏

色的公司號帶，橫在肩上，爲了差事來來往往，或是同着穿白衣服的受歐洲人僱用的僕人，專爲購辦物品而來，和一大羣的衆人混合在一起。這羣人衆，包含各種各國的人，其中從圍着腰衣的鵝形菜色的苦力起，到穿着華麗衣裳有錢的緬甸太太止，無一不備。這裏有各種的面孔，衣服，方言，不可思議的混在一起。其中還有那自鳴得意的烏鴉，和野犬爭食棄下的食物，常時供給一絲不掛，在溝渠旁邊遊戲的孩子們一種娛樂。

倘在別個文明國家，這樣子一羣人衆，決不能如此的五光十色；因爲在這地方，齷齪、飢餓、漢、破衣襤褸，每每均顯在外面，而在一般文明國家則齷齪的場合，絕少暴露出來，破衣襤褸，是沒有的，所看見的皆是光耀耀的顏色，至於一般人民呢，雖然也有苦的，却很少苦到受飢挨餓的地步。

這種街市上的生活，瑣屑的印象，我現在對你談厭了。今且讓我們談到那仰光地方，「賽奇」(Sahib)們的生活。

這「賽奇」一詞，是印度人稱呼英國商人，或做官的名稱。這般英人，或者是經營商業，或是經營這地方的政府事業。

這般英國的「賽奇」，做事做得很勤苦。恐怕在我們，方想着起牀之前，他們已經到公司裏面忙了好久。六點鐘左右，稍微用了些早膳，便到公司裏去。非直到晚上，很少離開這個地方的。公司房屋，大而透風，檻窗都用百葉窗子，或草簾遮起，當熱的天氣時，這窗門草簾，都用水澆濕，這麼一來，熱空氣穿窗子過時，可以將牠變冷。在書棹，餐棹的上頭，由天花板上吊將下來一排一排的長風扇，遊廊外面，管風扇的人，用根繩子將風扇拖來推去，使屋內的熱空氣，時常移動，並阻止蒼蠅蚊蟲停住。個個人做事的時候，將外掛脫去，穿着一身薄薄的衣裳。有許多時候，午膳都是在公司裏喫，以免耽擱了每日的公事。他們的生活，是辛苦的，恆久的，沒有停頓的，很足供我們的取法。

雖然，他們却不是完全都在工作中過日子的。那社會交際上的光景，也是

極能令人醉心快意呢！公司做事的鐘點完結，他們的車子來了！這時候他們笑嬉嬉的一溜煙兒回家去了。開始又一樣的新鮮生活了。這時市上轉成空洞無人。而郭外的風景，却振起精神來，供給這般工人的娛樂消遣。讓我們追隨着他們到他家裏去看一看。太陽是將次西落了，空氣已涼快得多了，這時驅車經過店鋪比櫛的街道，和道傍的方場，極可賞心悅目。鎮市一會兒走過了，於是很寬闊的馬路，列着許多熱帶的植物，一直通到郭外。郭外所見，係軍事城壘，和居民的茅屋。這種茅屋普通是巨大的；並且外觀很是舒暢。從他們的房屋中空闊的遊廊，和那善遮陽光的窗子看來，可見這種房屋很適於取涼的目的。這茅屋差不多全是木料造成成功的。每所房子位於自己園場內。園場常用花木裝潢起來；並且很整齊的植着遮陰的樹木。廚房和正房隔離，但有一條上面有東西遮蔽着的走廊連接着，在花園的一個角上，便是馬房；因馬在仰光地方，是一種要緊的牲口。

當我們的車子，沿那幽靜的馬路驅過，那路上的風景，漸漸的越顯得有生氣了。那班歐洲貴婦們，白天裏大熱之下，是住在家裏不出門的，這時候她們也走過我們的面前，向網球會裏，或是赴別的約會去。還有那歐洲人的小孩們，或由穿着如畫的衣服的緬甸人，或印度乳娘照料着，也在那裏作晚間散步。成羣的上等緬甸人，同着他們的妻小，也在那涼爽的小路上散步，或從延着大路向大和石公園(Dalhousie Park)走去，表現一種快樂自足的神情。滿眼所見，都是美麗的家常的風景。馬路的自身，在晚光裏面，襯以列樹，煞是好看。這晚光照在那椰子樹的冠頂上，越顯得出色；並且爲那別種樹木，濃深的柏樹的葉子渲染一層色彩。歌鳥——我們很少見過——在樹林裏彼此相呼應。那竹林裏面的蚱蜢，這時開始唱起來。空氣到這時候，已是新鮮涼爽，當中還流散着花園內各種花的香味。

大和石公園，是仰光地方各項令人魂銷的景緻之一。公園既大，並且布置

得很好，有一很美麗的湖，灣灣繞繞地，掩映在整列成羣的樹林裏面，園中有一小艇俱樂部，湖上有許多划船，小帆船，使波平如鏡的湖水，愈加生色，鵝鴨，在湖面到處游泳，如同燕子掠過水面一般，將湖面劃出一條銀線。各條小徑皆擠滿着人，有的是坐車，有的是步行。有好多人齊集在音樂亭左右，聽音樂；或是彼此閒談白天的事情。這是一個十分有趣的景緻，仰光各項時式的生活狀況，都在這裏表見出來。混在這裏的，還有那穿黃袍的佛教和尚，和各階級的本地人；因為緬甸人都喜歡晚上來到這園裏，或是聽音樂；或是閒看日頭慢慢的向他們所摯愛的浮屠塔後面沉了下去的時候，那天上的變幻無定的彩霞。

現在日頭已經沉了下去。那天氣忽然的轉成涼冷，於是各人都急快的將大衣披肩着了起來。倘若忽略了這層預備，結果或者要得寒熱症。

好多人，在未回家以前，仍在游藝俱樂部再耽擱一下子。這個場合，大要

是男人的集會地點；然有時，也有音樂隊在此奏樂。那景緻也是真正美麗的：小孩們和他們本地的乳娘，在草地上戲玩，他們的父母，在那散佈草地上的小桌子上品茶，等到露水下來，小孩子纔被驅了回家，而年長的人，則趕到俱樂部屋子裏去打彈子，或是閒談。

仰光的各方面的生活，都是極其愉快，極其有趣；可是這並非緬甸人的生活。仰光地方，已成了大商業的中心點，那些聽天由命的緬甸人，頗被掩沒而不足重輕了。再還有一層，仰光可以代表西洋人在亞洲佔領地方所有的生活情形的大概。第三章，我將告訴你們這緬甸人自身的一些事情。

第二章 人民

讀者可曾想到，世界上各種人的性質，多少是受他們原始生長的地方的天然力的限制的嗎？崎嶇的山嶺，和那嚴酷的氣候，所產出來的人，有相似的酷烈樣子。反之，如人欲訪求詩人樂工，自然是去到那居在快樂的風景如繪

的環境的人種中去尋覓。例如意大利人就是由這種情形產出的。緬甸人也不能外於此例，他們也是大大的被地方的天然力所形成的。那土地是極其肥沃的，差不多各種物產都能發育生長，天然界供給他們很豐富的食物，使他們自己方面用不着費什麼勞力。氣候又是如此的潮濕，如此的燠熱，使人萎靡不振，所以在這地方的居民裏面誰也不想望他們具有怎樣的毅力，或極有決心的性質。他們那美妙的宗教，造成他們那種和平溫厚的性情；並且他們那種孤立的情形，我在上面已經說過，和鄰國隔絕，不相往來，幾乎使他們完完全全不被外面較大的世界的活動所擾動。實在的，正爲了他們那聽天由命和自足自滿的性情，所以緬甸人常被人叫做『東方的愛爾蘭人。』

(Irish of the East) 但是我想緬甸人恐怕免不了被別人加以怠惰的徽號哩！他們有些和那愛爾蘭某某幾處地方的人相似，把大多數工作，都讓給女人去做。

緬甸女人，通例是力作不倦的；並且在職務上，很是聰明伶俐。多數的事情，都歸她們管理。至於一般男子，則多嗜好各項遊戲，更勝於正當的職業。但他們的性情，却都是和平溫厚，無憂無慮，快快活活過日子的；他們所穿的衣服，多歡喜做效林中花卉或色彩斑斕的鳥蝶的美麗的顏色。以這樣的民族，和那辛勤勞苦經營着仰光商業的異種人同處，那就怪不得緬甸人要被人遮沒，不能出人頭地了。在仰光地方，雖然也有許多的街道，全然被他們佔據着，但他們的優勢，終竟以在那幽靜的郭外的四週，爲比較顯著。

環繞着仰光，有許多緬甸人的村落，半埋藏在樹林蔓草裏面，那些古怪的房屋，每築在隔開馬路若干距離的場合，所有房屋都用木頭或竹子造成功的。這種房屋的格式上，沒有一件東西可以引人注目的。但在他們當中偶然的有一所和尙的菴寺，却是裝潢得很好，足以動人心目。這菴寺也同他們別的房屋一樣，是用木造的，立在一個木臺上面。木臺用粗的柱子，支着離地升

起四五英尺高，這柱子每通過圍繞木臺四週的欄干，柱尾彫刻花紋，成一個頂端，再用一步一步的階級通到臺上，臺的上面便是菴寺。這菴寺的樣式，是極其精巧玲瓏。牆門，窗，都飾以彫刻花紋。那屋頂呢，是由一個高一個，一層層的重疊起來，每每升得很高。那屋頂突出牆外好多遠，以便遮蓋着下面的木臺；每個屋頂脊上，均飾以精緻的彫像，以象他們心目中所信的，那些或善或惡的神靈。屋簷盡頭處的裝璜，也很是動人心目，彷彿是像一隻孔雀的樣子。這麼一來，將菴寺外表裝飾得十分精巧玲瓏。有時候菴寺都是鍍以黃金，門上或牆板上，均鑲入鏡子，或是金類的光片，和別的光耀的材料；有了這些東西，在日光下愈顯得光彩輝煌。

菴寺內有佛教僧徒住着。他的職務是教鄰近的小孩們讀經；或對那來拜望他的香客，宣揚佛法之美妙。關於這些事我立刻還要爲讀者細說。所有和尚都是削了髮的，穿着一件棉布僧袍，用一種樹汁染成黃色。和尚們很是溫

和，并且好客，他們度日，極其簡單。所有食物，都是由民衆供給的。看和尚和他的徒弟，每日裏的巡行化緣，是一個可以入畫的景緻；他們每人攜着一個碗，到人家屋子裏去，住屋內的人，多情情願願的佈施食物，他們使用這碗兒受着，和尚從不堅求他們的幫助，也不說一聲謝；因為這種佈施，是這般信仰宗教的人，隨緣樂助的；他們以為這是一件『功德』。

和菴接近的，有遊行香客的住所；這種房子的屋頂，雖和菴堂一樣的裝飾；但他的外表，却比較菴堂簡便得多，每每有一面完全是露天的。這種屋子原是爲香客們建造的，無論何人，皆可以住得。每每有行路的人，趕不着旅店，有了這個便利的場合，遮過那夜間的露水和那陣頭雨，心中當然要覺得十分感激的。

他們的建築術，還有別的驚人處，便是那尖塔，或五七層屋頂的塔，一層小似一層，到完成這一層屋頂，是一個細工鑄的鐵傘兒；傘上裝飾着許多花草；

上面還吊着小鈴和銅鈸，清風徐來的時候，鈴和鈸搖搖擺擺發出那叮叮噹噹的聲音。可是這塔只建在神聖的廟宇或王宮上面。

他們最美麗的建築，要算是「浮屠塔」（緬甸人廟宇的稱呼）而緬甸國境內各種廟宇中尤最美麗的，要算仰光的沙德宮（Shwe Dagon）大塔。〔沙〕就是「金」的意思。這個美麗的鐘式的錐形塔，距牠的基礎升起三百七十餘呎高，全部都是包着金子。那塔所立的基礎，也是很高的，却是人工做成。這基礎的土，是從別處挑來，做成一個土壘，和神龕的臺脚。原有那些塔，皆是由堅實的磚瓦造成成功的。塔的裏面，每每封藏着聖骨。起初不過是小小的容積，一朝一朝的國王，時時將磚瓦加添上去，漸漸的越加越大。直到今日，就成功一個立在我們面前這麼偉大的沙德宮塔。如此的高大，如此的美麗，的確確可算得世界上奇觀之一了！環繞這寺廟的脚底，有許多的神龕，個個神龕都是高巍巍的，飾以彫刻的細木，和高高聳起的旗杆兒，加以鍍金和顏色的鑲

飾，裝得華美異常，各個神龕也實在都很配成爲一個單獨的廟宇。異想天開的偶像，和彫刻花紋的欄干，將各處神龕彼此連接起來；并聯接着大廟本身從文飾的座腳上，植着他們慣例所有的沙門聖樹。這聖樹是由精細工作做成的鐵樹。有六十或八十呎高的旗杆，杆子四週圍繞着寓意的偶像，或婆羅門的鴨形。那很長的旗旛，在風中飄來飄去，同時從塔頂上吊下來的小鈴，發出那叮噹聲音。（這樣的鈴，個個小塔上都是裝着的）。圍繞着這座廟宇的，是一個寬闊的平臺。平臺邊上都是店鋪，和別的房子，因爲緬甸人最愛他們的塔，每有許多人在這裏消遣日子。所有日用的東西也要預備着。

如欲得着關於緬甸人較爲真切的觀念，無論何處，總不及這金字塔的平臺上面。這地方全日裏都是擠滿着人的，不但是從仰光本處來的；并且還有從這國裏別地方來的，他們來此的目的，或爲祈禱；或爲賞鑒這個塔的奇景；在神龕之前，常有成羣結隊虔誠的緬甸人，對着禱告，神龕裏面，常供奉着一

尊或數尊的佛陀的偶像，佛像之前，燃燒着蠟燭。這般敬神的人（大多數是婦女）手中執着花兒，候將離廟之前，便恭恭敬敬的將花放在菩薩所坐的神龕上面。

那些花，和染色的蠟燭，是在平台上出售的。通到平臺的有幾條樓梯間，這便是仰光一個極好的市場。這上面兩邊的店舖所出賣的東西，自珠寶和孩子玩物并食物器具，幾乎樣樣都有。從下面的街道，走上廟裏的進口，也是極觸目的。頭一件是一個闊的階梯，通到一個鍍金畫漆的亭子，亭子的兩旁，站着其大無倫的護法神。

經過一所裝飾着善神的偶像，和別的意造的人物的拱廊，有一條很長連接上去的階級，自頭至尾，到處都是，覆着裝璜的屋頂，一直通到上面的廟宇，這裏成日間，都是擁擠着穿着那色彩斑斕的衣服的步行者，上上下下地在善變的太陽光線之下，或涼陰市場經過。觀察這地方的人民，到此處越加真

切除了此處是沒有別的場合再好了。各界人的樣式，都表見出來。如果我將他們仔細的描畫出來，或者是很有趣的。緬甸人算是中國的一個鄰居，也屬蒙古利亞的人種。並且曾經成爲中國的一個屬國。男人大都俊秀。婦女和姑娘們當中，我也曾見過好多極其美麗。男人常是憔悴的樣子，婦女的皮膚，普通是比較紅潤的，她們的頭髮，差不多都是紫黑色。她們的衣裳，是光亮而潔淨。他們都穿着短衫，每多白色的，有時也有上等太太們，用有花的絲絨和別的貴重材料做衣裳。男子所穿的，通常用那染色的綢子，或染色的棉布，合成的短裙，圍在腰部；或穿着一種他們叫做『別沙』的這件東西，也是用染色絲織品所做成的。用好多碼寬鬆的料子，在腰際繞成一個球兒，當作一種附加的搭膊巾或頭巾，如覺天冷，便將這頭巾加上去。歐洲所製的短襪和靴子，現在也時常有人穿着，再將那顏色的絲頭巾繞了上去，男子的衣服就此完畢。婦女穿的衣服，有很多的場合，是和男人一個樣子。也穿着相似的短裙和

短衫，或是更加鮮豔的，貴重印花絲織品的裙子；那裙子一面都開着，兩腿露至膝爲止。再用深色的料子，加上一個闊邊，行動時拖垂至地，這麼一來，比之短裙外表上愈加文雅。腳上穿着，是木頭拖鞋。圍在肩上，是一條很長的肩巾，用顏色的精緻的絲織品做成。女人不似男子，不載頭巾；但將她們的頭髮，大加考究，她那頭髮，總是光滑而且整飭的，無一不用梳子，或精美的花裝飾，天生成她們美麗的纖手，她們又喜歡用珠寶加在上面，愈將這個特點顯著出來；雖有時帶得過多，然却都是些好東西；因爲緬甸太太，是看不起人家帶着假寶石的。精緻的扇子，和手帕，攜在她們的手裏，還有巧製的遮陽傘，是油畫着的，半透光的，恰似一個月華圍繞在她們的頭上。在這麼一個緬甸人的陣裏，所有想得到的各項顏色，各種織品，都紛然陳列目前，要想把定一個確切的印像，却是一件難事了；但我們總可覺得那種普遍的快樂，無憂無慮的心理，却是無處不參透到的。若把緬甸比作一個美麗的花園，那人民便好像是

毫無心事的蝴蝶，在花蕊上飛來飛去一般。

第四章 伊落瓦底河

河流在地面上，好像血管在人身體裏面同一樣的作用；乃是關係生命、活動的大來源。河流不但是灌溉肥沃田地，並且是供給商業上的運輸最便易最經濟的法子；爲了這層原故，所以一個最大的城市，和極活動的商業生活場合，每每放在河流的兩岸。

這層原理，引用到緬甸地方，更加特別的真切；因爲這個地方，至今鐵路仍然稀少，僅靠着一條伊落瓦底河做運輸的大道。大隊的汽船，按着定期的往來仰光，蠻德勒 (Mandalay) 及八莫等處，裝運貨物和旅客；此外還有好多各種樣式，各種容量的土船，相幫着經營這地方的商業。

伊落瓦底河的便於運輸航線，有一千英里長，國裏大部分的人口，都散佈在這河的兩岸。除了少數孤立的鎮市，和移植地，四邊圍繞着面積有限的耕

種地以外，全國遠離着河岸的場合，都是莽叢塞道，和古木參天，實實在在完全沒有居民，沒有耕種的。但是沿着這河流的全線，却接連着，都是鎮市，村落。每處高丘上面都蓋着菴寺寶塔，那居民彷彿是大多數住在水的上面。

伊落瓦底河，是一條面積大，容量大的河流，也似別的河流一樣，每遭有定期的洪水；兩邊有沙灘淤積成的高岸障着，河就在兩岸的中間，紆迴曲折的一路流下。河水裹帶着膏腴肥沃的污泥，經年累月，便在河口上淤積了一個三角洲。

伊落瓦底河的三角洲，面積頗大，處處被很深的小渠截斷，替這河開了許多的口子；並且這麼一來，將一塊淤積平地，分裂成好多的小島嶼；在這般島嶼的中間，除用小駁船以外，交通是不可能的。這些島嶼，大部分，都是長着密密的莽叢，却成了老虎和別的野獸的巢穴。因為他們的巢穴和仰光市這樣的接近，所以老虎往往會跑到仰光地方來，沒有多少時以前，有一隻老虎竟

跑到仰光大塔裏面藏着，旋即被人打倒了。著者在仰光時，還聽見一個有趣的冒險新聞！遇着這場險事的，是仰光河口燈塔上的看守人。那時他正是在消遣他的早晨光陰，沿海濱一路散步，他一面走，一面讀書；那日頭光線很強，他撑起一把白色陽傘，遮住沙裏水裏來的反光。猛然間失足踉着了一隻老虎，那老虎正在海岸上安安穩穩的睡熟着呢！他經這一嚇，失聲一呼，立即將書本和陽傘都拋在地上，反身沒命的飛跑。跑了若干距離回頭一看，忽見那老虎也同他一樣的驚慌，向別的方面相似的匆急飛奔去了。

伊落瓦底河的下游各水道，接近海面，是有潮信的。在高潮來的時候，陸地很少高出水面之上。檬果樹，矮棕樹，蘆柴等，都沿那泥濘河岸長着。岸上有漁夫的草屋，用柱支起，一半築在水面上。他們半身是赤條條的。他們坐在形式古怪的挖空獨木舟中，從事他們的職業。在一連接仰光和拜仙的主要小河北，伸展着一塊廣大的肥沃平原，每年生長極多量的稻穀，是爲緬甸的主

主要輸出品。

各種樣式的貨船，有各國的人衆駕着，從各碼頭裝載巨量的稻子，順流而下，向仰光進發；這些稻子，到米廠裏碾過之後，便可裝運出洋去的。

這樣有潮信的河流，雖然沒有什麼美觀，但在新來人的眼睛裏面，看見岸上天然生成的毛叢叢的椰子樹，秀雅的棕樹，和許多別的希奇的樹，長得都並立着爭榮競盛，或者是很有意思的呢！還有在各個停頓的一場合，皆有那可以入畫的土人村落，香蕉樹林，或芝蔴園，環繞着在河岸上，有許多船是方在建造，或修理，預備下季的洪水來時，好應用，而在河下則有繼續不斷的運送船，觀之令人感覺，興味無窮。

然普龍 (Prome) 以上的河流，流經構成緬甸的大脊骨的山脈之間，沿途每里，皆有變化靡常，無限的麗景。

河岸頗高，因爲河水時有高低變動，所以結果把牠截成有層次的土臺樣

子，上面戴着一帶的連續不斷的樹林。在兩旁河岸樹林的中間，鎮市村落，不時遇着，一半隱在樹葉裏面。在後面，那高高聳起，天生成崎嶇不平的地面，一概包圍在密密的樹林裏，這高低起伏的樹林，一直銜接到很遠的雲氣朦朧的高山。

伊落瓦底河的水流勢很急，也似其他有洪水的河，河道常常因此改變，因為大水來時，每冲刷去某某河岸之一部分，而在下遊另一地方擁成一個新沙岸。因此，大汽船航行很困難，全航路必須用竹子做的浮標標記出來，而在那比較險難的水面，又必須常常更動浮標。航行這河下的船，有些船身很大，長至三百呎以外，闊約八十呎左右。有許多能裝上兩千多航客，其中多數艙面上的客人，就在船尾上做一種遊行的商業，以應兩邊河岸的鎮市村落的需要，因為那鎮市村落裏面，多是沒有正式的店舖的。

各個停頓處，常聚着許多的人；（其中大半是婦女子們）站着守候輪船

的開到；有的是負着各種貨色求賣的，或是交易他種物品的。還有些人是上船專買他們要用的東西的。

差不多日用所需的物件，都可以在這漂流的商場裏面買得着：衣服呵，刀劍呵，鐵器呵，燈呵，鏡子呵，（後面這種貨色很是行銷。）以及中國的醃蛋，英國的麥粉，印度的咖喇醬，糖果，蜜餞，烹飪的器具，陽東的乾魚，都是所陳列着船上的貨品中的幾種東西。那各村莊的人，所拿上船來出賣的，則有油，米，土絲，和做得很美麗的籃子，及漆器之類。

在各大站頭的登岸場合，沿河岸旁，每泊着許多的駁船。這種駁船，時時因河水的高低而移動。往往船頭纔攏近岸時，這班水手，便攜着船索子，跳過船上岸去了。汽船到時，看聚在碼頭上面那一羣奮力爭軋的人，是很有趣的。或是登岸，或是上船，個個人都爭先恐後的跑上那狹窄船腰路口。這路口是輪船月臺和岸上相接之處。爲了這層緣故，結果每有許多的人跌將下水去。個

個人都想，在這有限的光陰以內，能够做得着利益最豐的生意，因為輪船到碼頭不是每日遇着的；並且他的停泊時間，是很短的。

沿河兩岸，還有許多的人，他們對於輪船的抵埠，是不關心的，或是在河下洗衣裳；或是洗器皿。并有小孩們，在河岸上頭遊戲；或是在河下舒舒服服的游泳；或是在水裏圍繞着輪船戲耍。

輪船上的生活，既如此的有趣，而從甲板上看見的那河下生活，還要加倍有趣。一般的本地船，大多畫着極希奇的花樣，那最令人驚異的地方，就算那艙船。(Langkat) 這種船的身量極大，能夠裝載多量的貨；船頭很尖銳的豎起，船頭破浪之處常在水面上；船身的外形很是美觀；船尾高舉在水面上，成一個矮樓，這個矮樓每加以精工的彫刻，船身之一半蓋着水手住的艙房，艙頂上有一個蘆柴和草造的天篷，是舵工遮身的場合。他這麼樣子高踞在上，面能看清那隱伏在河下的沙灘淺地，然後船行時，方能隨時讓開。這種沙灘

淺地，在那較低的甲板上面，是不能夠看出來的。這舵呢，是個很長的葉形槳兒，吊在船尾高頭的一個環上。

這船當向下水駛行時，平常是用十二枝，或十六枝槳兒，划動推進，水手搖槳的方法，是徐徐的有節奏的擺動。當有信風的時季，猛烈的風向上流吹去，於是他們就張起帆子，不用槳了。這帆柱是用兩根竹竿連合成的。在竿頂上用皮帶，或繩子縛在一起。下面的兩枝柱脚，分別縛在船沿兩邊。如此的竹杆架子上面，張掛着六七塊方形的布帆，巧妙的結合一起。這樣布帆，雖只在有風時期可以應用，却能助船走得非常的快。此外還有許多別的船舶，形式上都是特別的，就是那剗成的獨木舟，也是美麗的，牠的船頭龍骨，微帶灣曲，升在水面之上。有了這一點，使那純然的一根直木料，加上了一些美的質素。

普通沿河兩岸，都是魚業，他們所愛用的方法，是各種各樣的網兒。河岸旁邊，常常看見用竹和蘆柴組合成功的，小小的茅屋高升在地面之上。這些茅

屋，都是漁人寄身的所在，他們用一種拖網，捕鄰近淺灘上的魚兒。這種拖網，是用太陽曬乾的葫蘆，做浮子使他能夠浮在水上。除此以外，手網也偶或用着；但最有趣的，或者要算那精巧樣的魚筍，這筍是用一張網紮在竹的架子上面，從岸上將他放下水去，專待輪船走過的時候，這些魚都被驚擾，正向岸竄逃時，守着網的人，就在這個相當的時候，將網兒舉起，那些魚便被捉住在網裏了。

還有那木排，也是很有趣的。這木排是用柚樹和栢格樹 (Pineado) 木料所編成的。這木料是深入內地的樹林裏面，採取得來的；并在經過樹林裏的小河內，編好了，然後轉入伊落瓦底河。在路上常需經過好幾禮拜，纔能得到達仰光。

木排的面積，是很大的。掌木排的水手，人數目之多寡，看木排的大小不同。也沒有什麼推行的方法，只聽木排隨水飄流。惟兩頭設有若干槳，水手便藉

這槳用力，使木排離開沙灘，並使木筏的頭端向前駛去；但是這種方法並不能時常奏效。

有許多時候，木排上的人口，如此其衆，於是一羣茅屋組成的小村落，便建築在木排上面；我曾看見這般水手的妻和孩子，并那牛羊、家禽，都在木排上面所造的房子內住着。至少我還記得有一次看見一個木排上面，建築着一個竹的寶塔，夾河兩岸，也常看見築着竹質的寶塔，以便水手的虔敬頂禮。

各種景緻之外，還有那山脊背後的彩霞萬道的落日景色，當那天上的五光十色，映在澈清的水面上時，那浮屠塔的尖頂，和那半被兩岸茂林豐草所掩藏的美麗村落，也都完全映出，誠不愧爲天地間奇景之一。

第五章 伊落瓦底河（續上章）

差不多每日早晨，河上都是罩着密密的雲霧。各物都被遮住，隱而不見，直到太陽漸漸的得了勢力，纔將雲霧驅開，重復顯露一切美景。

這樣的大觀當其在早晨日光下初現時，真正是美麗得很。

我們的輪船貼近那高聳而整齊，滿被花草的河岸，停住，但覺船底下沈寂的河水，潺潺的流過。河水是十分的靜謐，對岸的景緻，逐一都照在水裏。岸的後面一層層升起的，是那樹木森森的山脊，在他的岩谷裏面，仍留着若干的餘霧。山上的樹葉，是各種各樣的：有如毛的羅望子樹，荊球花樹，正和那濃葉的榕樹相對照；還有檳榔果樹，和棕樹障翼着桑樹，和含羞草等等，而在樹林各種顏色裏面，越發出色的，是那翠綠色的竹子。竹子對於緬甸人，可算得林內各項樹木的中間，是最有用的一種植物，隨便何處，都是繁盛的。

太陽出現，各物亦隨之醒轉。成羣的牛，沿岸漫行。赤着半身的大人和小孩子，從高起的臺子上，驚走那野禽，使之離開田裏成熟的稻子。岸上各處的煙，和水面船筏上的煙，在那沉靜空氣裏面，直亭亭地升起，這是預備儉約的早飯時候，於是待早餐後，次日的工作，便要開始了。

伊落瓦底河在他們兩岸的中間，彎成一個偉大的曲線。因此便愈顯其堂皇、巨大的氣派。這條河，有好多處的水面，很是寬闊，表面上看去，恰像是內地的湖泊，不像一條河道。在沒有漁人住着的沿岸，每見成羣的野鵝、鸕鳥，和其他的涉水鳥，或是棲宿在那裏；或是捕那淺水裏的魚。釣魚郎（鳥名）忽向這兒，忽向那兒，入水捕魚，野鴨成羣的在那光滑如鏡的水面上，食那孳生很蕃盛的小魚。

綜言之這風景的全部，是一種恬靜的美：就連那崎嶇的山峯，也因爲蓋着了綠葉，而變成平滑柔軟了；加以和暖的空氣，和清澈的河水，聯合造成一種恬靜安適的境界，正與那生性自滿自足的緬甸人的情性默相契合。

可是在某某數地點，——例如在蠻德勒以上的山峽。——那風景便另具有一種雄毅的色彩了。

在這地方河道比較狹窄得多，淵深而沈寂的河流，在兩旁緊夾住的高山

中間，灣灣曲曲，流行許多里。所經過的有一座高山，形成一個垂直的懸崖，聳立水面上可八百呎來高。

我曾有一次很僥倖，恰當東方初發白的時候，走近山峽裏面。那時很重的霧氣，仍然籠罩着青白色黑暗暗的山上。這黑暗暗的所在，就是山峽進口的標記，在兩壁山峰的當中，有一種不能衝破的朦朧幽暗的景象，彷彿有不能通過之勢；當我們輪船正向着這暗處很快當進發時，我們不知不覺的，感動起來，覺得這地方，已是到了盡頭的路，此外想再沒有東西存在了。這種奇景，再加以流過兩壁中間的這麼一條黑漆漆的目不能觀河流，愈令人覺有一種不可思議的異感。

頃刻之間，這剛升起的太陽，燭照在高高團聚在山峰高頭的濕氣雲霧上，幻成極美麗而且時常變化的異彩，這般連接着經半點鐘之久；當那圍繞着山頂的雲霧，慢慢的移動時，有時爲日光所照成爲緋紅色，有時又復變爲半

透明珠光一樣的色澤，同時光線兒更迭着忽明忽暗，彷彿是一刻兒將這些山峰鍍了黃金，一刻兒又像將牠們用了一種奇異的紫金色裹住。

當我們的輪船進了山峽時候，日光已滿照着，使我們可以看出四週環繞的物件，越發的清楚。

此處也和別的場合一樣，草木很是豐盛的。石壁上每個隙兒，都是樹木，和蔓草的駐足地。那山頂上面，和山坡，都是密密的長着樹木。

走過這山峽約需兩點鐘。這河道很爲盤曲灣繞的。河道灣曲處的小小沙灘上，時見發光的卵石，壓樹根上頭，魚欄（如我前章所說的）常常看見。鷺鷥鳥爲數極夥，在那裏和漁人分享河下的捕獲品。伊落瓦底河所產的魚，以此地爲最佳。

總言之伊落瓦底河的山峽裏面，那種沈靜而不可止遏的河流，和顏色光耀種類繁多的樹林，並那深刻不能忘記的風景，實構成世間一種極其動心

悅目的景緻；即使河內除却這個，再沒有別的景緻可看，單獨這個山峽，也能夠充分慰藉遊人在路程上的勞頓而有餘了。

這條河兩岸的山地，雖然大都是肥沃的。但也有一部分，在西岸的小山却是完全一物不生的。那紅黃色的石壁，愈增其炎熱，比較上的頗不足邀人注目。然而這個不許遊人涉足的區域，却是緬甸全境的最鬧熱最富足的地方；因為緬甸的很大油場，便在此處。那火油棧內的烟窗，散見在沿山沿河岸伸展至數哩之長，表現出這個地方的實業。是何等的活動。從前緬甸所用的燈油，迫不得已，要從美洲裝運到來。目下雖然尚有若干額數的美洲火油入口，可是緬甸自己所產的火油，不但足夠他自己使用；並且能夠運出頗大的數量，到別國去呢！河下的輪船，每每即用那未曾提煉的油當作燃料。

在河下的這兒那兒停泊着的，是形式希奇的打撈器具，從事於撈取河下的沙泥。將混在沙泥裏面的金砂屑，抉擇開來。這樣的金子，是從那幾百里外

不出名的礦脈內來的，全河道各處多少總含有若干分量的金子。本地的人雖然早已習慣了淘金的生活，然大規模的企圖，不過是這最後幾年內，方才着手經營的。

伊落瓦底河，有許多的支流；其中較大的，如金丹（Chindwin R.）河，冒（Mu）河等，常常會漲水的；多數樹林內的川流，平常都是乾涸的。除卻五月起，一直到九月止，信風發作時期。那時河下得了雨水，漲成急流；各支流的水，都傾瀉到伊落瓦底河裏去。於是那河，立刻就漲起四五十呎高，這一條素來波平如鏡的河道，竟變成猛急的洪流。許多地方的河面，竟有兩英哩闊，一直滿到岸頭，汎濫了田園，漲沒了村落裏面的街道，掃蕩了沙岸兩旁的茅屋，寶塔，一切臨時的建築物，那污濁的河水裏面，所含着的爛泥，每年都增附到河口的三角洲上。

每當河水漲時，在這般小河口邊，可以看見用竹竿的架子，張着魚網，橫在

河口。還有樹林內的小河口的滯水池塘裏面，浮着大堆的木料。這種木料是從樹林裏面採伐下來好久了的，日積月累的堆積在這麼一個便當的場合。多數的人，在這裏忙忙碌碌的將這些木料編成巨大的木排，如我們在河上所時常遇着的。但是這些木排的要走的行程是很長的，且每每會在路上擱淺。編束木排，不能用平常的繩索，因為繩索不能在水面上耐幾個禮拜的消耗損壞的。因為這個原故，所以用籐子來代替繩索。這種籐子，是天然生成的，很長，每至一百碼，或且不止；質又堅韌有彈性，滿樹林裏都是長着的。木料多半是柚木樹，或是鐵木樹。(Pyingdo)這種樹身很重，能沈入水裏去。所以在編製木排之前，先將竹排做好，再將木排吊在竹排的底下。

汽船通航的最後一站，叫做八莫。是一個有趣的場合，和中國邊界相接近。

雖在太平 (River Taiping) 河岸，尚有舊傳下來的寶塔，和別的建築物，純粹是緬甸式的。可是就這鎮市上的大體看，他所帶的成分，實在以屬於中國的。

要比之屬於緬甸的爲多。

除了前面已經說過的山峽外，這條河下，還有別的山峽，以及許多別有趣的特點，也狠有陳述之價值。西百洋 (Thabeithyan) 是一個寶石鑛的碼頭，從離河向內地去有三日的路程，多石的島嶼，和島中的菴堂，及浮屠塔。據說：菴堂裏的和尚，能够馴熟水裏的魚，他們每親手飼魚；閩貢 (Mingoon) 地方的大鐘，和沙谷 (Sawgun) 水濱市場，以及許多別項事物，可是要我將伊落瓦底河所表見的各項有趣的事物，逐件的爲讀者講說，實在是不可能之舉。但是就上面所說過的，大約已足使讀者想見這一條河是如何美麗，而且有趣了。

第六章 村落生活

離了河下，且讓我們登岸到許多村莊中的一個村莊裏面去看看那緬甸人的生活，是怎麼個樣子。

我們的輪船，是靠岸停着的。船上所裝的貨物，都在這時起上岸。做燃料的木頭，也堆放在船上。這都是些勞苦的生活，每每是由女孩子去做的。她們是按件頭拿工錢的，大都操作極勤，包捆箱子，都搬放岸上，預備裝入牛車；或是負到岸頂上去。那裏有馱貨物的小馬，在等候着，以便負這些貨物，到較遠的地方去。

當我們上岸的時候，村裏人向我們招呼成羣成隊的年輕人，都尾隨了我們到這個村落去。他們雖然大為注意，我們的自身和我們所有的難於遮蓋的奇異物件。可是無論如何，他們對着我們，總是很有禮貌，從不驚擾我們的。這村莊的位置，貼近河邊，也是隱在向岸傾垂的樹林裏面。其餘的三方，用有刺的樹兒做柵子；或是木料柵欄圍着，當作一個堡障，隔離野獸和成隊的盜匪襲擊。這些盜匪都是伏在叢莽裏面，常常侵害那偏僻而無保障的村莊。柵子上差不多都是蔓延滿了爬行的籐子；或黃色的牽牛花。柵子每邊，皆用

粗大的木料，做成一個柵門。這門很是笨重，開閉時少不得要利用轉輪。到晚來，門常關着。所以凡是有人想走進村莊裏去，都不能夠瞞過看守人的。這守門的人，就在貼近門口旁邊的小個茅屋內守望。

門口左近，或沿路旁，隔不多遠，便有小廚高豎在地上，廚頂用草蓋好，廚內放着瓶兒。瓶內盛着給過路人喝的茶水。這瓶內的茶水，由村裏人時時將他添滿。喝茶的杯兒，每用那光滑的椰瓢，有一個木質的長柄兒。我們并可以看出來，那水是決不會盪出，或是浪費的。因為緬甸是一個乾旱的地方，有些場合取水須遠到河下去；所以喝水的人，均知道顧着後來的人，決不肯浪費的。走進這木柵包圍的圈子，我們便到了村的內部了。這地方的緬甸人底房子，都是很適意的，安置在一行一行的棕樹、檬果樹，和別的各种樹中間。除了以上幾種樹之外，還有聖櫛樹，也是常常看見的。

房子的布置，大概兩屋彼此的中間，總留着一條巷，或走道。房子的原料，大

都是竹子建築成功的。但也有些房子，他們主要的木料，是柚樹的。地板普通是用破開的竹子，覆蓋屋頂的乾葉子，叫做象草，這種草是很適於隔離夏季的日光，和風季的雨水，牆是竹蓆做成的，這竹蓆常常加上顏色，或是編成美觀而單簡的圖案。

房子的前面，大概都是全開或半開着的。所以我們可以看見他們內面各種的佈置。草織的睡蓆，當做牀鋪，他們通常是沒有用椅子。惟那一張低低的雕刻的木頭架子上面，有個盤托兒，他們簡單的食品，都用這盤兒盛着。那青銅的，或是陶瓦的，煮食物的鍋兒，是放在生着火的爐子周圍。那裏面漆繪和雕刻的箱子，裝着家人的衣裳，那房屋之一角放着一個架子上面放着一個大罐，裏面裝着些喝的水。用蓆子分開的，彷彿是內室，我們可是看不見。我們已經看見的這些家常所用的東西，盡是極簡單的性質，但是已足夠緬甸人的需要了。

所有的房子，都是離地升起數尺之高，爲的是避開蟒蛇，大水，和瘴氣等的緣故。這房子底下的空間，常用做養牲口的欄，或是做一個很適用的儲藏農業器具，或是別的傢伙之所。這樣簡單的緬甸人的屋宇，建在青蔥樹林裏面，每呈一種美觀；樹林的影子，投在彎曲的小道上，道旁長着很高的草，間有被貨車輪子截成很深的痕跡。還有各種的籐很豐盛的蔓延在屋頂上面，或從屋簷上面垂下。那成球的花朵，香蕉樹的寬闊的葉子，傍着房屋，臨風搖擺，頗具有一副婀娜之致。他的翠綠和別的大樹濃密的葉，互相映照，迴然獨異。還有那些穿着顏色很漂亮的衣服底村人，在這萬綠叢中，來來去去；有時走到燦然朗照的日頭下，有時又走入濃蔭中，循環更迭，令人覺得其中別饒風韻！

這壁來了一個年輕的美麗的母親，穿着那蘋菓綠裙子和雅致的白色短衫兒。將她的孩子兩腿，交叉搭在肩膊高頭，一面走，一面和她的孩子輕言細

語，現出那種親愛的樣子。一會兒走到了她的屋子裏，那做母親的各種愉快，都顯露在她的面上，於是就將她的小孩子，放在籐織的，從屋頂上面吊下來的搖牀裏睡着，然後便慢慢的搖將起來。

現在又走過了一個老年人，扶着一個小孩子，看那孩子的樣子，似乎頗以能照應他的祖父，而揚揚自得的樣子；這是因為緬甸人之尊敬老年人，決不下於愛小孩兒之真摯，這種習尚，要算得緬甸人的一種美德了。

當那許多的村人，方在稻田裏面做工時，還有許多在家門口做生活。例如：織蓆、編籃（其中總有小孩們來幫忙）、紡絲、或製造陶器。還有若干草蓬是專為榨油或煉糖造的，裏面的磨臼，都是用小牛拖曳。另有若干村莊，製出那美麗的紅色的或金色漆器，時常行銷到外國。再看那村裏的鐵匠，他們用那古老式的傢伙，搥出那形式奇巧的刀斧；這種刀斧，乃供樵夫使用的。在鐵匠傍近，那木匠也是使用相類的簡單傢伙，在裝修一個雕琢精美的車輓。

在各街道上有許多赤條條的小孩們方在遊戲。所玩的遊戲，也有和我們的相似的。如石彈呵，地黃牛呵，跳背戲呵，放風箏呵，種種遊戲，都挨時挨次的玩去。又有在溝渠的小塘裏面，用他們玩具的帆船，來舉行小規模的競渡。

小孩們也到學堂裏去。這種學堂，開在菴寺中，或私人的住屋裏面。到他們年紀漸長大事，就要從事他們的職務。男孩們，或是看守牲口，或是划船；女孩們，便到叢莽裏去採柴，或從樹林裏面的池塘內取那未經提鍊過的火油，用他點燈。

隨意遊行走遍村莊的，是豬牛，鷄鵝之屬，此外這地方免不得還有一種狗。這種狗是特別的，並不是家狗，是野狗；但牠們每倚附人家，既來此後，彷彿就把這一家的事當作她們自己的事一般，常用牠們那種猛烈的吠聲，做一種虛張聲勢的守護。更有許多村莊裏面的豬，腿子長得很長，兩腳跑的飛快，牠的能力，彷彿也似狗一樣。若是生疎人闖到村莊裏面去，每要極猛烈的反對。

著者有一次雖是騎在馬背上，尙且被牠們所攻擊，而不得不爲之退避三舍！白日裏，有許多的村人，都在稻田內忙碌得很。因爲米穀，是他們的主要食物。他們所耕種的，大概只有這一件最普通。就是產下地才一日的小孩子，也是喂他吃米飯。喂時先由他母親將牠咀嚼爛了，每吃一小口的飯，隨用幾滴水把她衝下肚去。到了晚來，那些疲倦的牲口，將那作輾軋作聲的車子，拖了回家時，於是滿街上都是那憩工回來的個人。這時候他們的妻小，已給他們預備好了簡單晚飯。

這村人的度日，是一個簡單的快樂的生活。再加上許多優美的家庭生活上的習慣，越發有趣了。他們是日出而作，日入而息的。到了村中庵寺裏，那最後一次娛耳暮鐘響了，宣揚他們的晚間功課已畢，於是這木柵門兒也就關閉了。這時除卻豺狼在野外的狂吼聲，或是野狗狺狺的吠以外，遍村落裏面，已是寂無人聲的了。

第七章 鎮市生活

因爲他們的建築法子，和所用的材料，都極幼稚，所以緬甸人的鎮市，和村落相較，很少不同的場合。不過較村落的面積大一點兒。但有時市鎮上的房子，也有兩層樓，全體用木料建築成的。

那木柵，在鎮市上是沒有的。都用一條很深的溝渠來代替牠。一半兒注滿了水，圍住房子。沿着街道並行的流過。這街道比較上廣闊，而且布置得齊整。
七點。

走進了鎮市，也有許多美景可看。那溝渠的水反映着飄搖的棕樹，和可以入畫的房屋。至緬甸人的路，普通是除了一條土道之外，沒有別的東西。但走近鎮市時，那道路便彷彿爲堅實了。

溝渠上面橫架着小橋，通到各房子裏去。屋的週圍，升起許多的磚路，鋪成交叉形像青魚骨樣式。這種道路，是雨天的一個方便，那時全鎮街道，都成了

河，滿城猶如一個爛泥海一樣。

豐茂的樹蔭，蓋着道路，和房子；道旁的店舖，和小小的市場；就是這面的點綴品。鎮市的正街，大半長滿着草兒，在這樣的場合，來試馬的步武，很是合宜的。

有些街道，也有旁路。旁路陰暗，較馬路泥垢略減。在很少人往來的場合，矮椰樹，生長着頗多。

屋子的前面，每圍着低低的木柵兒，園內長着的，有水蕉花，木槿花，和百合花。從屋簷上吊下來的，希罕的蘭花。牠那希奇而可愛的花朵，常供給婦人插在頭髮上面，作一種裝飾。門以內顏色的花盆裏，或是普通彫琢的花架上，還栽着別種的花草。培植得極其細心。這是因爲緬甸人的天性極愛自然的美之故。

街市上人民的生活，比之村落裏不過稍爲擴大些。店舖和到店舖的顧客，

是表示鎮市和村落的不同特點之一；此外就是那富厚的人家出門遊行所坐的小牛車，較之村落裏所見的，裝璜得更加出色一點。

雖然這種土車，大都同是兩個輪子，用兩匹牛拖着的。但其中也頗有差別。通常的車輪很大，且兩輪離開很遠。因為這樣，當他們經過各種崎嶇不平的畏途，便可以減少了顛覆的危險。

緬甸人普通的車子輪的邊緣，是很寬闊的。只用一根扁木，橫過輪徑，當作輪骨。這種車輪每每十分堅固耐用。車身是樸素的，但牛軛和那牛軛鏈每每要施以彫琢，就是車柱，也常常加以許多的裝飾。

車行動時，用蓆篷蓋着，車的裏面，也鋪以草薦，既可免白日行路時的震動，而夜間也可當作床褥用。

然而一種遊樂用的車子，却是一種十分美麗的車輛。車輪上有多數的細輪骨，車軸也是施以裝飾的。車身的四邊，有敞開欄杆圍着；欄杆的骨子都向

後曲過，成一個美觀的曲線。欄杆的盡頭處，有一根雕刻的杆兒，高出欄杆骨子的上面。

在蠻德勤，太太們坐着出去拜客，或上店鋪的，另有一種美麗的車子。這種車子，完全是用木料做成的一個轎式車。車上的鑲板，塊塊都是雕刻的。車的高度剛容得太太們挺直的坐在墊子上。我們如從那不裝玻璃的小窗望去，可以看見坐在裏面的太太們。坐在那裏，表面上很是美麗莊嚴的；但她們如果要想下來，那莊嚴態度，便立刻要消滅了；因為她們下車時，只能夠從後面的一個小門經過，當經過那小門時，坐車的人，須向後倒爬，然後纔能落地。

遊戲各事，要算這地方的少年人，一種超羣拔萃的技能。一個希奇的踢球戲，叫做『金龍』(Chinlon)是常常看見的。他們遊戲的天性，自幼便表現了。小孩們當放風箏的時候，亦運用他們聰明的手段，用自己的風箏鑿斷別人的線，便算作勝家。小女孩們，也有她們的娛樂方法。如看那小東西，坐在小小的

車裏面，被人拖着。或看他蹲在門口階級上，勉力去測度那小傀儡的衣裳，委實都是很有意思的。

再讓我們在街市上環遊一番，看看找得着什麼有趣的事情。頭一件，我們所看見的，是每所屋子的旁邊，有兩根長杆兒；一根杆兒尾上，有一個鈎。那一根杆兒，成一種寬闊的葉形。這兩根杆兒的用場，是預備防火的。如果草屋着了火時，用這個鈎兒，將茅茨拖下，或將那葉子形的杆兒，將火撲滅。雖然每所房子，照例都當另有所隔開的廚房茅屋；但是因爲不細心，或因慣在屋子裏燒飯的緣故，所以終不免時常發生火災。如果已經着了火，這種容易燃的材料所築成的屋子，是一點兒沒有希望的。於是乎這個國裏的各地地方，漸漸的都改用電鍍過鐵皮做屋頂。雖菴堂寺觀，也是如此辦法。可是不好了；那種蔓草兒，却不歡迎這新式屋頂！我恐怕這樣子的屋頂，在那可以入畫的茅屋當中，不免要留下一個刺人眼目的東西在那裏。

大多數的街道上，都有水井，四週用牆圍着。橫過井的高頭，有木架子。木架
上掛一個轆轤，再用繩子穿過。這轆轤繩的尾上，有個鈎兒。用這個法子，將水
瓶放下井去汲水。這是年輕人聚會的大場合。每每圍聚着成羣的活潑地少
男，和少女。用一種那不失禮貌或者可說是含羞帶怯的樣子，在那兒賣弄風
情。

緬甸人是怡情樂性的。彷彿是住在日光裏面過日子的。看這一家母親和
女兒，在門口階級之上忙着縫他們的衣裳。那裝縫衣材料的紅漆箱子，就放
在她們的中間。在另一家，有一個斯文的主婦，方將茶款待客人，現在的緬甸
人的大部分，都是喝茶的。

各項店舖的門都向街市上開着，所有各種貿易的進行情形，我們都可以
看得見。

看他們正在製造遮陽傘，很是有趣。這傘張開時，差不多成扁車形，那傘骨

是用一段竹子破成許多小枝。做成許多細長的傘骨。這麼一來，那竹骨的節和各根的距離，都是相同的，於是乎天然可成了一種花紋。

普通的傘，是很大的。有用於市場內的傘。差不多有一個小天篷那麼大。這種傘都是用棉布幔成，再用油，或用漆塗過，成一個極好的遮陽或避雨的物件。遮陽的傘還有比這個更加細巧的，或用和上面相同的材料，或用絲織品幔成，這種傘比較略小，每在傘面，用油畫上許多圈形的花，或葉子。這個上面的花和葉子，有裝飾持傘人的功用。因為太陽穿過花和葉子時，在戴傘人的頭腦，或肩膀高頭。映出許多橘黃色的花影葉影。

此外還有那織絲工匠，和打銀匠。他們的工作，和世界上各處的同行人所製出來的比較起來，算是頂好的了。在賽葉馬 (Thayehma) 和仰光，我曾看見那銀匠做出的產品。其圖案之美麗，工夫之精緻，(依我所見) 要算得是無雙上上品。

裝潢細木作裏面，那車木工作的用場很大。車木匠人用一個極簡單形式的脚踏轆轤車，忙忙碌碌的從事供給各種預定的貨色；如洋臺上的柱子，馬車輪的輪心軸，小兒搖籃的塔頂。還有那同行中的刻木工，也是紛紛的在那裏製造庵堂內的裝飾品。這庵堂大都是富戶出資修建的。

緬甸人雖然也間或有，因多喝「駝底」(Taddy) (這種酒，是用棕樹花做成功的。) 而醉時，但是就要說他們平日的的生活，習慣上是節制的簡單的，他們的食品的大宗是米，咖哩菜，香蕉，喬考菓，萬壽菓，和其他各色水菓。因為緬甸人的宗教，禁止宰殺牲口，所以單只魚一樣葷菜，以調和單調的蔬菜，漁夫對於殺魚一層，自己對自己解釋說：「他未曾殺魚，是魚是自己死的。」

可是人人都會吸煙：男子，婦女，小孩們，一概享用他們那種巨大的方頭的捲煙。這煙料是用一種樹的內皮，和切碎的淡巴菰混在一起，再用玉米的苞衣，或其他一類的苞皮，捲成雪茄煙的樣子。一頓餐膳，如沒有紅漆箱盛着檳

榔便覺得是失禮（這檳榔，全國人都歡喜放在嘴裏咀嚼）。檳榔是檳榔樹的子兒，未用之前，將檳榔捲在葉子裏，上面散以少許灰粉，那味道是收斂性的，發生出極多的痰質。有了他的那種刺激性，將唇舌加上一個希奇光亮的淡紅色；並且這樣東西，他們說他是個極好的補胃良藥。隨你批評到怎麼地步，除了嚼這東西的人，牙齒變黑了以外，却沒有別的壞處。

每村每鎮，都建有浮屠塔，有些地方為數頗多。緬甸人對於建造家宅用費很少，他們視家宅為暫時的性質。建造浮屠塔，或其他宗教的建築，是一般有錢的土老兒使用他的積畜的一條出路，而且是積增他自己功德的方法。現時村莊內建造的浮屠塔，特別出色的，很少很少。我想他們如將建築新浮屠塔的耗費，拿來修理或保存散在各處的美麗古老廟宇，比較好得多了。

多數的鎮市上，都有一個聖池。這池完全是蓋滿了荷花，或其他的植物。以致池內的水，都隱蔽而不見了，那裏面是年齡很高的大魚，和鱉棲息之所；然

而爲了鋪在水面上的花兒，葉兒，遮蔽得很厚，魚鼈竟很少看得見。可是這花兒，葉兒，却常因住在底下的一般蠢笨的龐大的怪物，旋迴轉側而被擾動。市鎮的邊境，有花園，周圍有草麻油，或仙人掌，包圍着。園內長着各種菓子，各種香物，尋常種類，如香蕉，波蘿密，番石榴，佛手柑等。至於那椰樹子酸果叢，則凡屋子裏，街道上，隨便什麼所在，都是長着很多的。蔬菜例如黃瓜，葫蘆之類，也長着甚多。這許多顏色繁多，和香味濃郁的菓子，和蔬菜等，陳列在市場上時，真能令人觀之，依依不捨。

每隔幾日，在縣境內的各鎮中，或這個，或那個，有一次市集。在這天四週很遠的鄉下人，都被吸引到這裏來。遊人可以乘這機會，看看緬甸人以外的各種人，如揮 (Shans) 人，客利 (Ghoro) 人，或克金 (Kachins) 人，形狀衣服，都和本鎮土人不同。此外還有中國商人，印度的土人，點綴其間，合成一個極大的羣衆，這般人從早晨直到日落，都是聚在市場上的。

這種市集，每每在露天地上舉行。四週用籬圍着，圈以內，係木板屋宇，或是粗麻布，草蓆的棚兒。這裏面各種貿易，都依類聚攏在一起；這麼一來，將市場分成了幾部分。在屋宇的中間，一排一排的人，蹲踞在地上，用顏色布幔，或極大的傘兒，（如前面已經說過的）保護着他們自己，和他們出售的奇異商品。買物的人，在這樣做成的巷內，來來往往，緬甸的各種樣式五顏六色的羣衆，都在這裏現出來。排在那兒求賣，各種各式的貨物，也是種類繁多，棉貨和絲織品，叉叉，器具，油燈，梳篦，及其他個人的裝飾品，其中包括鎮市上的婦人所愛穿的有花彩的拖鞋，菓子，蔬菜，和食料等，隨在都有現售的；小孩所食糖菓，也無不備具。

煮飯的鍋兒，和各種家用的器具，都可以買得着。並且可以將這些東西，放在很美麗的籃子裏，攜着回家去。籃子的容量有時很大，在市場裏面，算是一件特色。

所有重要的貨灘，都是婦人所開設，緬甸婦人（我前已經說過）是這個國裏商業上的中堅。內中有許多，都是有身分的婦人，但她們很樂於做她們的工作；她們討價的手段，很是靈巧。我已經說過，緬甸人是禁止殺生的，所以他們的食品當中，很少見肉食。但在印度土人當中，是沒有這個禁例的，屠宰與出售牲口的事是常常遇得着的。而買主當中最熱心，往往還是緬甸人自己。

其餘的貨色，我們所看見的是「刀杖」和各種各樣的小刀。緬甸人出門沒有不帶刀杖這樣東西的。他們用這樣的東西，當作一個自衛的器械，遇着路上叢莽塞道時，還可以用這東西來開路。還有那較爲沈重的刀子，是用做砍家常燃料的器具。有種「刀杖」，做得很是精巧，柄子刀鞘，都用野梅子樹做成。再用纖細竹篾辮束起來。那竹辮的尾兒，收藏得極其巧妙，刀口有兩英尺長，鑄造極精，而且極其勻稱。

白天裏無論何時，那成羣的和尙，及和尙的徒弟，在市場裏上上下下，從人陣裏收集佈施。同時還有一些打渾湊趣的人混跡其間。

到日落的時候，市場關門了。這些人前後成一條長線，或是步行，或是坐篷車；循着灣灣曲曲的路向他們遠距的家屋進發。至到日落深黑以後，沿着樹林中的路前進，漸漸隱沒。孤孤單單貨車的所發出的微微的聲響，仍然隱約可聞。

第八章 田間生活

凡來游緬甸的人，倘早晨起身很早，就可以看得見大羣的小牛，和水牛，被驅向稻田裏去。這種稻田，環繞着村莊，都是。有時候向各方面伸展，延長許多里長；但這種稻田，不過是散在叢莽裏面的小小的開墾地。這些牲口，皆由村落裏的小孩們駕馭着；你看這麼大的水牛，爲什麼在小小的土人管馭之下，竟這樣的馴服呢？這可不是很希奇的麼！如果在歐洲人管馭之下，牠們便強

項的很，不受束縛的，且時常生出危險的事情來呢！小孩們時常騎着牲口，到田裏去，坐在牛背後臀相當的場合。因為要達到他們的目的地時，常需走過崎嶇不平的長路；若值下雨天，他們坐在牛背上，可以渡過河，或那淹沒的地面。如果不用牛，他們是不能步行過去的。

看緬甸人種穀子的方法，是一件有趣的事。稻子，讀者大概是知道的，須有多量的水分。尤其是在牠初發芽的前後。種稻的田地，要耘成一個平面，那麼這田內所含蓄着的水，方可以均勻稱稱的遍流到這田面上。蓄水的方法，或由一個濠溝，或用隄岸；這溝隄或圍繞着全部稻田灌溉，或僅圍繞着這田場的待灌溉的部分。因為在既墾的田區域內，每年中有一大部分的時期，都是在水底下，多少不一，田下總是潮濕的。於是這種隄岸，在這個區域，便成爲步行遊覽上一件便當的東西。他們是那樣的環繞灣曲，步行若要決定路程方向，是很不容易的。倘使你所起初遵行的小路，到後來仍將你帶回到最初起

身的地點，你可不要驚慌，須另換一個別的方向，試探試探。著者記得有一次，要想走過一塊稻田，到了許多的隄岸的當中，大失所望的迷了路途；雖然這塊地不過只一哩多闊，可是等到我解決了這個迷圖的問題，穿過這路的那邊時，已經費了兩點鐘的有價值的時光。

到了信風將終的時候，便是開始種稻的時期了。那時候雨水已完全浸透，而且注滿了稻田。每每一直漲到溝隄的頂端；於是乎就要開始耘田了，也如我們家鄉所做的一個樣。用頭上包着銅，或是鐵的希奇樣式的木犁，將田裏新近長着的草，連着土一塊一塊兒翻過轉身來。

這犁，係用水牛，或小牛拋曳，若是可以得着象時，就用象拖着。這塊田既犁過後，就將這區域內所有的牲口，都驅到田裏去，於是這田內的泥塊，就可以因被踐踏而裂開。但亦有時候，是用耙兒將土塊碎開。

於是，開始播種穀子，將穀子隨便的撒播於在全面積內所選定的一二塊

地上，這就是秧田；因為穀子下種，不是直接的就撒在田裏，須將小禾秧，從這個小養育園裏，移種到大田場裏去。這種工，係男人婦人同做的。他們涉在水裏，將禾秧栽下去，彼此相距五六寸之遠，他們當在那裏播種禾秧的時候，都穿上了腿布，或是禾稈的長襪，以免被水螟侵害。水螟在爛泥水裏，是很多的。稻秧栽好之後，便可讓他去，不必理會，不過還要留心着時常供給田裏的水。這些水，是用許多靈巧的器具，從鄰近的河或溪導引而來。並用竹筒或泥溝通到田裏。

當稻苗發育的時候，這些牲口有一段閒暇的時光，除了小牛間或拖曳市車，以及少數的牲口，或者在油糖磨廠內做做工作之外，田裏是沒有事體給牠們去做的，自下種以至收穫的時間，大多數都是被關在大牛欄裏面；或者數百成羣的在叢莽內遊行。

收穫，在陽曆十月內開始。依着各區域的氣候，有延長至十二月的，有的還

不止到成熟的時候，這稻子有三四英尺高，每本稻子上，生長着數枝穗。穀粒上高頭，微微的長着了鬚針，也和麥子彷彿，在好土壤裏面，水源供給無時或缺。那穀子便生長得很密，使野草都不能夠發生。

早秋天氣的清晨時候，那田場裏的收穫景緻，真是再要美麗沒有了。太陽的光線，照過地面上的霧騰騰的水氣，並在每葉每穗上垂下來的很重的露珠上面閃動，凡一切所見的東西，都在朦朧中，呈一種不可思議的風味。從這裏向前看去，那一帶圍繞着耕種田地的樹林，都現出一種灰白色；極大的蜘蛛網兒，懸結在矮樹林的中間，網上戴着晶光耀目的露珠兒。滿盤景緻，彷彿曾經都在那希奇古怪的珠光內浴過的，在這珠光色裏面，所有遠處的景緻，都被銷滅了。四散在田裏面的，乃是那割稻的人，他們的鮮耀的衣裳，和華麗的頭巾，乃是在這副景緻內具有確定色彩的點綴品。

稻禾是從離地面少許的場合，用鎌刀割斷，這麼一來，可留下了相當的禾

釋，給牲口做食料，或使田地肥沃。然後這穀子就一捆一捆的縛起，（絕似我們家鄉所做的一樣。）留放在田裏，經過一兩天使他乾燥了，然後將禾捆運到打禾場去。這個打禾場不過是一塊揀定的地點，地面上是乾燥而堅硬的。在這場上，一捆一捆的穀子排成一個大圈兒，用牲口將穀粒踏將下來。稻子打完之後，將稻草移開，留剩下來的是一大堆的穀子，穀壳混在爛泥一塊兒。這些爛泥穀壳，少不了要將他簸揚乾淨。做法手續，是極其簡單的。用一個竹篾編成的大而淺的托盤，將穀子拋向空中去。風發時，便將泥和穀壳吹開，獨留下一堆穀子，落在揚穀的人腳底下，這時已經有幾分乾淨可觀了。但是這穀子仍然未能合用，米仍舊包在硬壳的裏面，這穀壳也少不了還要用別的手續，將牠分離開。凡遊歷過緬甸的人，時常可以看見土人住屋的外面，每每設備着一個大而且深的鉢盂。這種鉢盂，是用硬木做成的。盂鉢裏面，放着一個圓形的木杵，差不多有四尺長；很像一個大春臼，和一枝搗杵兒，放在一起。

這便是舂米的東西，將杵兒猛力搗捶，那穀壳便可和米分離，然後再經簸揚過，洗淨過，於是那米粒便可備用了。

雖普通所食，都是這個本色樣子。可是他們也常常用米粉做成麵包和餅兒。米粉是用兩塊扁圓的石頭做的手磨，磨出來的。

大多數的穀子，從這裏裝運到仰光去。其餘的，便藏在村落中的穀倉裏面，已足夠居民的用場了。這穀倉兒，係用柳條枝編製成的，外面再塗以爛泥。我已經將稻子耕種的手續，略略描寫一遍過了。這種手續，凡在長久有水源之供給的區域，都可以應用。但在其他乾旱地帶所種的，便是別樣的五穀，和別的收穫物了，如糖，玉蜀黍之類。可是這些穀類，和水菓蔬菜等，雖然在鄰近的各市鎮各村莊內也都栽培着，終竟稻米一項，實實在在要算是緬甸的農業當中獨一無二的收穫物，或者也可算得緬甸出口貨中主要的貨物。

還有一件東西，雖不是人所耕種的，却也算是這個國裏別種生產的收穫，

對於緬甸人這件東西的價值，除了米就要算牠了。這件東西，我意就是指竹子。竹子在這國裏各處的叢莽裏面，樹林裏面，都長着極多的數目。這地方的竹子，有各種各樣的，有的是比較細小的，有的是長成六七十呎高的。竹子根底下的直徑，竟有至兩呎多的，每種竹子各有各的特別用處，如我們已經看見過的緬甸人的物件，很少不用着竹子的。他的屋子，常常有全用竹子構造成的。屋架和地板，或是拿全根的竹子，或是拿破開的竹片來做。那做牆的簾子，是用竹子外面削下來的條片編成功的。覆屋的茅茨，常常用竹的葉子。燒火用竹子零碎細屑做燃料，又是再熱沒有的。再將他劈成細細股兒，又可供給編篾籃的材料。還有那細而柔韌的竹筋，可編成各式模形，做他們美麗的紅漆碗，盤的基礎。此外脚夫所用的挑杖（扁擔），武器的鞘匣，傘的骨架，以及多數日常所用小傢具，多是用這種材料造的，而從巨大的竹子截下來的竹桶，更是遍樹林內所通用的。

第九章 森林

我現在要告訴讀者關於這樹林的事情，這種樹林，我們從河下已經可以看得見，是遍於全境的。

我們大都會激賞過本地所見的樹林；但是這種樹林，雖然是可愛，可是若與那熱帶樹林內的繁茂的和令人心動目眩的美，相形之下，那便無論如何，總趕不上了。

然則著者當如何將這種印像，爲讀者描繪出來呢？那樹林是如此的龐大，如此輝煌，有時候又如此的莊嚴。隨便走到何處，你都是被各種各樣，巨大無比的樹木四週圍着。牠那巨大的樹身，崛起於密密的一塊叢莽裏面，高入雲際，有二百呎之高，或且不止。這許多巨樹都被一團紛亂纏結的爬藤，互相縛在一起。這籐兒的葉子，和那樹林的葉子，混成一個很大的綠葉天篷。在這天篷裏面，有那羽毛光耀，歌聲婉轉的鳥，一輩子快快樂樂住着。猴子也在這裏

做窠兒，希奇古怪的昆蟲，和罕見的美麗的蝴蝶，也在花叢中飛舞，或在那穿過朦朧昧昧的場合的光線下遨翔。

這樹林全部是極其動人心目的，極其華美的，而且是極其沈寂的，除却百蟲的微細聲響，和鳴鳥柔和的音調以外，足以擾亂這萬籟無聲之境界者，乃是間或有一羣野象經過密林時，很重的撞在樹幹上，砰然作聲；或那松鼠的尖銳的嘈雜聲，警告牠們同類有一條蛇兒走近了。

無論何人，凡是頭一次騎着馬走過樹林時，總要覺得越走越迷亂，越走越加驚異。但過了幾日，漸漸的對於這四週的茂盛樹林，轉成習熟了，然後林內的詳細情形，纔能够鑑別出來。

這些叢莽是何等的美麗呵！棕樹和竹子，態度優雅的，在一塊叢花樹，高頭搖曳作姿。花樹的當中，各種各樣的籐花，攀滿着；如金蓮花，金銀花，以及各種別的爬籐，形成一個天然的花亭，牠的花瓣，與從樹上懸下來的花彩，混合在

一起。

柚木樹和印度橡樹，及那客處（Cutch）樹高高的生長在叢莽之上；但是這些樹與那碩大無朋的平多樹（Pingto）及棉木樹等相比較，又覺其矮小了。這種平多樹，樹身筆直而光滑，每每長至一百五十呎高，然後纔發出分枝。我常看見些小馬，在天然的拱壁（或拱柱）當中做廐舍。這拱壁上面覆着巨大的絲棉木幹身，這種絲棉木有時可生長至二百五十呎之高。

很大的蘭花，生長在樹枝上面，將樹葉兒越發加密了。在這般樹葉的當中，大葉子的柚木樹，或橡皮樹，和毛叢叢的胡椒樹，或荊球花樹互相映掩；大凡所看見生着毛叢叢的葉子的樹，多半是長着有刺的，也是一件可注意的事。雖普通的樹木，都是亭直而高大；然亦每有許多的樹，灣曲曲的成一些希奇的肘節，成爲很古怪的樣子。最可異的東西，是那爬籐，牠將林裏樹木束縛做一起。有的是極其長得大，伸展到極遠的場合，用纏繞的結子將樹兒一枝

枝的連接上了。牠的籐頭，從樹上直懸到地下，或是爬過樹林裏的小路，和溪流，造成一個天空的橋樑，便利那些狢猴之屬的往來。還有種籐兒，很是特別，我須講給讀者聽聽。這種籐，土人叫牠做『榕柄』(Nyungs-bin)是一種很希奇的植物。牠的生長，是由一種鳥兒，將子落在樹杈上面生長起來的；種子既在樹杈裏面長了根，便將根上的芽，向下生長，直等到這根芽安置在地下，轉成堅固了，於是復向上長，漸漸的將這母樹包圍起來，一直到這母樹完全被新長的籐兒包圍着。此時這母樹便被繞死。這根籐兒，便成了一枝新樹，來代替那母樹；却比那扶持他的母樹來得大而且高。這樣籐兒，是屬無花果類的植物中的一種。

還有他們同樣希奇的兄弟，——多幹的榕樹。——也是緬甸樹林中一種普通習見的樹木。

天然的這種樹林，都有鳥兒住着。鸚鵡和一種長尾的鸚鵡鳥，住在樹頂當

中。鴿子，喜鵲，和許多各樣的小鳥，也都在這裏做窠兒。啄木鳥，和蜥蜴，樹蛙在樹幹裏面，分享他們所獲得的樹蟲。在較小的樹木當中，則有雲雀，和黃鶯，鶴，在育他們的小雛。

佔據着這種廣漠的場合的，不單是鳥兒；因為緬甸地方，野獸的種類之多，再沒有他處比他更多了。那成羣的野象，常在樹林裏面徘徊，老虎，豹，熊，也都住在裏面。還有那各種各樣的鹿，從叫囂的小鹿，一直到容貌華貴的大鹿，也是在那裏面住着，或被人捉獲，或供野獸吞噬。

野豬也是極多。在潮濕的空地底下，或是石壁巖內的裂縫裏面，還藏着毒的蛇，和大蟒蛇。

野獸雖然是這麼的繁殖，可是牠們的膽子都是小的，人可以在樹林裏遊歷幾日，遇不着什麼危險。便是少微有一些兒驚駭，但看樹林內各種的美景，那危險的心事，也要立刻消滅了。

初冬月分，騎着馬走過這般樹林，很足使人動心悅目。那時候的土地，已是頗爲堅硬，如路上沒有生刺的籐葛，和倒下來的樹幹臥在樹林裏面，騎馬是很舒適的。在這時候，樹葉花枝，仍然是很豐茂的，各種野生物也仍然是繁衍的。

但是從五月至十月之間，西南方的信風將含着多量雨水的雲霧，從海面吹將進來，變成暴急的雨水，向這國裏倒了下來時，這美麗的樹林，便被弄成一個卑濕的沼澤了。緩和的溪澗，都變成漲滿的大河了，山的旁邊被無數的急流裂破。這樣急流，將樹根底下的土盪去，使樹兒乒乒乓乓的倒在地上。橋樑呢，均一掃淨光，道路呢，都變成池沼了。這個時候，要在樹林裏遊行，差不多是不可能的。可是在這個當兒，正是那本地的樵夫，和多數英國青年，勉力的從事他們林裏的生活的當兒，一年之中，要算這時候是最忙碌的日子了！

後來雨漸漸的停止了，太陽重復出現，於是鳥和花，又重新生氣盎然了，樹

林裏的景緻比之平時，越發華麗，一年之中，沒有別的時候，可以比得上這風雨剛過之後，那樣的可愛。

不久，那三四月的炎熱天氣到了，將樹林裏的葉兒剝蝕了去。一切的花樹，在秋季各種顏色的當中，轉成如火似的深紅色，於是各種植物，都枯索了。這國裏到處的樹林裏，時常發生火災，除大樹之外，小樹一齊燒燬完了，僅留下一片黑黑的荒地。這荒地就是從前花兒的極樂世界。遊人行經這被火的路途上，每不禁有今昔之感。雖然，這樣的火，實是清理這個區域的天然法子，可無疑義。可以消毀一極大數目的朽爛的植物，遏制住許多陰毒的昆蟲兒，及爬行的動物。從此這樹林便似乎死的一樣，一直要到次季信風來臨，始能將日頭曬白的骨骼，再恢復往常的狀態，仍舊又豐茂起來。

我聽見有人問我道：『你在這地方遊歷，住宿在什麼地方呢？』我答道：『遍走印度和緬甸的全境，沿途所過的大路上，隔若干路程，都有驛舍建築着，預

備爲行人寄宿之所。這種驛舍，都是小的茅屋子，內有兩三個房間，底下用柱子從地面上升起。這些屋子是用木料造的；有編蓆做的牆，和茅茨的屋頂，絕似我已經說過的緬甸人的普通住屋。每個屋子裏有本地的保管人看守着，雖然是專門預備着爲政府派來的差人寄宿的場合，可是各色行人，也可以借用的。樹林裏面，還有相似的房子，叫做「ၵၵ」，比上面所說的屋子較小，通常是用竹子建造的；還有時候只有一種極小的，用竹子和蘆葦造成的茅屋，能供旅客之需；這是一種透風的屋子，雖是建築得極好的「ၵၵ」，也是一半露天的，對於夜間的冷風，是一點兒不足障蔽。那夜下的寒氣，又常常如此的鋒利，差不多令人不能夠安睡！

點着燭，喫過了儉約的早飯之後，清晨卽行起身。那時候的空氣，是又冷又潮濕，很重的露水，從蘆葦及三葉草上滴下來，馬上浸漬到你的皮膚上去。那朝日的升起，快捷得突兀，不多的時間便十分的炎熱。行路的人，便被迫着要

離開這露天的道路，去尋覓那樹林裏蔭密的場合，遮避太陽。步履很穩的，很帖服的耐勞的小馬，是我們的代步，此外還要用象來負擔着糧食積蓄，燒飯的家伙，鋪蓋等等。旅行的人，皆所必須帶在身邊的物件。

路途上所用的象，和做工的象，是分別開的。叫做旅行象。這種象是不做別的事情的。御象的人稱作『阿西』(Ousies)。他橫跨坐在野獸的頸上，兩隻腿向象的耳後垂下。騎象有幾種騎法，均頗可觀。有時候這象舉起他的前脚，成一個階級，好讓驅象的人上去；有時候屈膝，灣着長鼻做成一段階級，有了這種階級，那『阿西』纔能夠爬到他的坐位上去。

象行時，呈一種蹣跚的步態，一半兒走，一半兒跑；但走起路來却是很快捷，這種笨重的畜生的蹄子，却是天生成很便捷的。看這龐大的畜生，沿着狹隘的隄岸選擇他的路途，或經過小溝上倒下來的木頭做成小橋的時候，差不多可以引人發笑，可是牠委實走得非常的穩當。

鬆軟和卑濕之地，是使象大感困難的；因為牠那沈重的身體，每使牠們深深陷沒在爛泥裏。因此他凡遇着這種地方，每高聲號叫，表示怕懼，而大不願意冒險嘗試過去的意思。有時候他撕下了成捆的蘆葦，或是樹枝，做牠們的腳踏；我最近聽見我的朋友出了一場事：他們是騎着象外出去打獵，走近了這麼一個卑濕的地方，起初，那象表示不願意走過去。再過一刻，在他們不及設法阻止以前，這象忽用牠的長鼻，把騎者捲了去，放在爛泥上面，便用這可憐的人的身體，當做階石，那騎者當然被牠踐踏死了，我那朋友，幸得揸着象尾，爬了下來，方纔逃脫了一個相似的厄運！普通看起來，象是十分馴服的；但牠們却多不喜白種人，尤其不喜騎的人，迫促得太甚了；但牠們對於御者，很少為難他的；並且對於御者有真誠的情感。

樹林裏面，是很少大路的，最好的不過僅有小徑。騎着馬兒，是很難過去的。如要過去，須用刀子開成一條路。這種榛莽，長得極其快捷。

在樹林中旅行，既慢而且麻煩。到了日中大熱之下，人和牲口都想休息。到了下午重復前進，約到日頭將近落山的時候，便可走到第二個投宿的場合了。於是收集些燃料，預備做晚飯用；牀鋪也要預備好。牲口呢，也要安置好。小馬，就繫在「台」的底下。象呢，却要把個木鈴，叫做「開路」（Kalork）繫在牠的身上，放入樹林裏去。到早晨聽見牠們木鈴的聲音，這御象的人，就可以立刻追蹤去尋他們回來。

太陽將近落山的時候，全樹林中異常的沉寂。樹葉子經過了日間的大熱，都軟佯佯的垂下。蟲兒，鳥兒，也都停止他們活動，各預備着到牠們所常往的各種匿跡的場合去休息了。這時萬物，都彷彿是倦怠了。這個實在不足驚異！因為攝氏寒暑表內所表示的溫熱，適已到一百零五度了。

忽然間氣候變冷了。一個震動和沙沙的聲響，穿過樹梢。這是什麼呢？這便是日落時候，來解救這個疲倦世界的清風。於是這樹林也就立刻醒轉了；

而爲檳城領事者，曰張煜南榕軒，其人與弟鴻南耀軒，共輯海國公餘輯錄一書，都凡十卷，頗可參考。此後之領事，曰謝春生、曰梁璧如、曰戴春榮、曰戴培元。國民政府成立後，則有楊念祖、謝湘、呂子勤、黃延凱、葉德明等任領事，延凱爲公度之孫，馬來亞淪敵後已回國矣。在光緒二十九年（一九〇三），張弼士戴忻然等，復籌設中華總商會於檳城，至光緒三十三年（一九〇七），張弼士、張煜南、謝榮光、鄭嗣文、張鴻南、戴春榮等更興建極樂寺於亞依淡，遂成嶼中勝蹟，至今勿替。

檳榔嶼之華僑教育，亦頗發達。中等學校有五，鍾靈中學其最著者也。該校創於民國六年，至十二年始改中學，今且辦高中，學生達千餘人，教員六十人，係檳城閱書報社諸同志所興辦者；其次爲中華中學，成立於光緒二十八年，今有學生七百餘，教員三十餘，此外爲福建女校、輔友女校、協和女校，則均附設師範班，負造就當地小學教師之責。據一九三八海峽殖民地政府之統計，檳榔嶼共有華校一百零三所，學生一萬三千餘，較之十年前進步甚多，而英政府津貼，亦年有增加，茲列表於次，以供關心僑教者之參考。

十年來檳榔嶼（包括威斯來區）華校狀況比較表

年 別	學 校	數 學 生	數 教 員
一九二九		八九	七、一一一
			二八六

一口煙，一面聽說許多振人精神的冒險的故事，真是最足令人樂而忘倦。

第十章 森林(續前)

雖然在樹林裏面，人類的居所，是不常遇着；但小小的土人居留地，却不時可以看得見的。居留地的週圍，繞着一些兒開墾的田地，其上立着簡陋的茅草人，所種的稻子，足夠他們的用場。這種小村落，大半是樵夫的居所，或是緬甸人的同種叫做「金(Chins)人」的小社會。他們有許多習慣，都和緬甸人不同。最希奇的，是他們慣將他們的少年女子的面孔，黥成黑色，林中到處常常遇着獵馬的人，用他們那古老式的羅網，和假鳥(用以誘鳥入網羅)想在樹林裏面抽他的通行稅。在最遙遠的區域內，每遇着若干可以入畫的緬甸人的旅行車，不辭勞苦的將車兒驅過那彷彿不能夠通車的道路。那車輪的輾軋聲音，我已經說過，從來沒有一個緬甸人肯將車輪加上油兒，止住這種聲音的，這是因爲他們相信那車所發出可怕的隆隆聲音，和他們自己的

高聲大叫，可以嚇退樹林內的惡鬼。緬甸人是迷信的。一路上不時看見那柳條做成的小浮屠塔的模型建築着，供奉樹林內的善鬼。過路的人或貢獻食物，或貢獻裝飾品。放在小小的神龕裏面。在撣族 (Shan States) 地方，我記得看見一個浮屠塔，四邊圍着的牆垣，都懸掛着戈矛，以及其他頗有趣味和有價值的利器。

路旁的孤塚，或是旅客的，或是樵夫的，都用一個樹枝做成一個圍牆，標誌出來。使過客對之，發生一種悲哀的感觸。那天然的希奇的東西，是那極大的蟻山，每高至九尺，或九尺以上。

緬甸的螞蟻，或者是各蟲當中第一個最含破壞性質的。他們極其貪食木料，能夠將木料，或活着的樹蛀倒，將樹心喫個精光，單留下一個空樹皮。柚樹的價值何以那麼樣的高貴呢？這便因為樹料之中，祇有這種樹，是蟻所不去理的。這個大緣故。因此凡是較為重要的建築物，或是住屋等，都用這種樹構

造。

在許多爲那美麗的林間下小溪所能通到的區域中，可以看見採麻柚樹的一切工程。看那馴象在做工，也是有趣的，或拖木料，或負木料到小車上去，再用這種車，將木料裝運下水，然後更由他象沿着爛泥河岸，將木料拖到河裏去。

這種小溪流，有的是很爲可愛，沿河邊一帶，都飾着有花的草兒，花草背後面樹林，一層壓一層地，立在波光如鏡的水面，和閃閃發光的沙岸高頭。

河岸上有許多野獸的腳跡，是牠們夜下到河下去留下來的，水裏有魚，有水蛇，還有那時常去驚擾牠們的警敏的蒼鷺，河底下間有車輪的轍跡，初看見時，似覺得希奇，實則不過因爲水乾季分，由河下走過，比較大路容易。所以緬甸人時常就將樹林裏的河流，當了大路。

這樹林裏面的光景，決不是單調的。林內所長着的東西，都因各處山面高

下而有不同。有時候這茂盛的樹林，和濃密的葉子，造成一種極其幽暗的境界。當着這種景象，無怪乎緬甸人要懷着那迷信上的恐懼了。這種景象，並且使我們回憶到小說書上所描繪的事，說一個勇士，走入一處妖氛迷人的樹林深處，去搜尋那住在樹林內的妖龍云云。而覺得好像置身其境。再從那小山邊上陡然下落，這樣子下落，差不多可以使人錯愕。這時你或者要走入一座竹林裏去，這竹林的美，實在恍同一個仙境。從一個生着百合花兒的沙土地盤上面，矗立着枝葉極盛的大竹子，恰似鳳尾草兒一樣，牠們的枝葉和如羽葆的冠頂，向各方面伸張。牠在頂上構成了許多的巷衢走廊，這樣景緻，使我們回憶着那般華麗的禮拜堂內的迴廊。

和我上面所已經描寫過的樹林不同的場合，是那較冷的高原，和北緬甸的山脊一帶。在較高的平原上面，所長着的各樣樹木當中，也有橡樹和松樹，蕨類植物則在較爲暴露的山坡上面，圍着野梅子樹長着。泡沫飛濺的山溪，

發源於山旁，河面懸着鳳尾草兒和苔蘚，潺潺的流過那卵石的河底，直到下面的深谷裏去，與那奔流很快的河相接。這種河又匯合了許多飛泉和急流，最後一同再流到平原的河身裏去。

紫金籐從長着蘆葦和野香蕉的河邊，四面蔓延，而及於那覆滿着那險峻的小山的一片各種野生植物上頭。各種竹兒，在樹林中搖曳，或者成羣的一塊兒長着。爬行的風呂草，和鳳尾草得步進步的，鋪滿了樹幹，和石壁，因為牠們是到處便生根的。

黃蜂的窩兒，和織巢鳥的窩兒，都從竹桿上吊將下來。印度鷄和錦鷄，沙鷄和鷓鴣，都在這裏，給行人當路菜用。有時候，還有孔雀，很笨重的，從這一株樹兒，飛到那一株樹兒，也對於旅客的伙食房供獻一種大家願意接受的附加物。

樹林長的很密。許多場合，幾乎無路可入。如果你騎在馬上，一面用器械開

路，經過那稠密的矮林時候，每有很大的獼猴，在樹頂上面，跟隨着你走，一面口裏罵詈喃呢着，責你擅自闖入這個深林。還有那木狗猴，爲了好奇心勝過牠的畏懼心，也走逼近你，彷彿是來看看你究竟是何等的衆生，敢於穿入這個曠野場合。

這樣的僻靜樹林，說他是個荒野的場合，那是形容得再好沒有了；因爲這林裏差不多是沒有道路的，大的獸和人類，彷彿都要却步不前的。

但沿河岸一帶，却有許多的小村落。土人坐在獨木舟裏，用許多奇巧的網兒和捕機，就河下捕魚；或是用魚欄，從這邊河岸，伸張到那邊河岸，將河流遮斷。

車子，在這個地方是永久用不着的。平時的運輸，必定要用那駝貨的小馬；這小馬的擔子，是安置得活動的，倘使牠在那崎嶇不平的道路上偶然失了脚，可以容易滑脫牠的擔子，自己立起。

我們現已走近了中國的邊界。每遇着山人 (Shans) 和山地落人 (Shan-shih) (山地落人是山和地落兩種人的混合種) 將籃子，或包捆盛着的土產，放在背上，向遠處的殖民地前進。有些時候，還看見闔家全體，爲了朝聖進香，或是出門旅行，將他們家內的器具，和小孩子，放在籃子裏；再用竹竿吊住，橫在他們的肩膀高頭挑着。

在較低的平原上。那道路是比較常有人跡來往的。有雕着圖案的小橋兒橫過河面，河下有煖熱的瘴氣雲霧，向上昇騰。清晨時候，稠密的霧，佈滿全谷；並且時常帶着下霜；但是到了太陽當權時，這霧便被吸收了去；可是這時又熱得極其厲害。如此的極熱極冷，和着那腐爛野草味道，及地面蒸出來的氣味，使這個地方，全然成了一個製造寒熱症的巢穴，沒有一個白種人可以在這裏平平安安生存着的。

這個地方通常的情形雖然多是高山深谷，深谷之中有大河流着；可是間

或也有平原陸地，面積頗大，一部分也已經耕種。在這類地域，常見有不甚大的村落，住在裏面的人民，是奇異的種族，是我們從前在緬甸所未曾看見過的，他的風俗，也是稀奇的。例如擲人，慣將他們的面，腿，和胸部的當中，黥成顏色，穿着儉薄的衣裳，又因爲習俗上從不許用袋子的，祇有那負在他們背上的，一個小小的樹枝條子編成的筐籃裏面，放着小刀，煙葉，和其他的物件，預備不時應用。間或有雲南人頭戴着那巨大的草帽，足踏草鞋；穿着的衣服，是如此的單薄寬大，足以標誌出他們對於這樣的涼冷天氣，是滿不在乎的，這種服式顯然和那克金人不同。克金人所穿的，是一種集合多種顏色的毛質品精製成功的衣裳。這種人一腦兒長頭髮，總結在頭頂上打一個結子，也如緬甸人的形狀一樣。頭上纏着一條長巾當作帽子。婦人所穿的衣服，和男子的極相似，頭上用手帕子或肩巾兒平裹起來，作他們的頭巾。各人的耳朵，都是穿孔的，他們的耳珠是如此之大，不但可以使他們能夠穿戴其大異常的

耳飾，並且可以當做一個置放雪茄煙的便利之所！克金人遇着旅行時，手裏常帶着雙鋒的矛。矛柄用一種紅絲絨繞着，拖下很大的鬚頭，可是這種器械，實在是一種「禮器」(Ceremonial weapons)用以表示出他們的意向是平和的，也和山人一個樣子。衣服上不置袋子。惟用一個布袋懸在肘下，這種袋子，每每加以很美麗的刺繡。

緬甸中部的樹林裏——實在可包舉全境說——野獸極多。——從龐大的象和犀牛，以至極小的鹿子，無一不備。而每株樹和每座深林，又都是羣鳥的聚居之所。可是各種的野獸，似乎都不約而同的避去那東北部多瘴癘的高原而不居。但是其中亦有若干地方，可見自然主宰所改造之奇蹟，與一般景象特異。在蜜的 (Myit-nga River) 河所流過的高原上面，雖然樹林，或叢莽，多少是荒廢了，可是那一塊平原上四面都散佈着，錐形體的青石巖，許多猴兒都生息在那兒；在這地方絕無通常擾亂熱帶樹林內無數的蟲類。可是這

地方所產的蝴蝶，數量之多，及形色之美麗，是遍緬甸全境所沒有了；此外還有一件特別的事，便是細察人類的居處之所，每能吸引某種動物羣來棲止，凡是這鄰近地方，要有了一個新設的殖民地，或帳幕，那些鴿子，鳩和各種的鳥鴉，馬上就以一種不可思議的神情跟着安置牠們自己，在鄰近地方，雖然那四週的樹林，本來都是沒有生物棲止的。

要想在兩短章裏面，描寫出緬甸樹林內無限的形形色色，和那動心悅目的狀態，這是辦不到的。——如：那突如其來的山高頭的急流，那疾掃而過的河水，以及那尊貴的飛泉；及慢流的川河，反映着四週樹林的瑰麗的景緻；林中繁殖的生物，林中的沉寂，林間的光線和顏色，所起光怪離奇的變化；——但是所說的，或者已足夠傳給你，多少關於這樹林內豐盛的美境的觀念。使大家能以承認我所要歸總說的一句話。就是：「世界上再沒有別的東西，能以同熱帶樹林比美的。」

講到如今，我從未曾說給你聽旅行的人，在曠野場合所逢着許多冒險的事跡。這種事跡，天然會常常遇得着的。

我自己當在野外寫生時，全然未佩帶武器，每每不幸走近了各種野獸的身邊，我又不止一次的幾被那致人死命的毒蛇所噬，不過這些蛇到後來，卒被我打殺了，而逃得性命。人人都天然的嚇怕毒蛇；但有時冒險去際遇他們，却也別有一種樂趣。我記得有一次，我們同伴中的一人，由樹林裏做工後，回到帳幕裏去，睡在天篷外面休息，他想再舒服一點兒，將騎馬的靴子脫去，鬆了膝上的短褲，一面正在預備着午膳的當兒，他便去睡一會兒。但是他忽然間又醒轉來了，覺得有一個很可怕的東西，冷冰冰的貼近他的大腿上，他着實吃了一驚。一看原來是一條大毒蛇，正在借他的腿兒躲避日頭呢！但是他仍然一下兒也不動彈，只叫了他那本地的僕人前來，告訴他這個情形，於這條蛇就立刻被獲着結果了。我那朋友，却沒有受着什麼危險，不過是吃一驚

罷了。

通常一頭象養熟之後，照例是很馴服的，但在牠們的野蠻狀態中（指野象）也是極其危險的。我曾聽見在緬甸有好多人，僅僅逃出一條性命的危險故事。大豹呢，雖然是嚇怕人類；但值他頑強抵抗的時候，也是凶惡得很。有人告訴我：如果被豹兒的爪，畫了一條痕，結果每因血毒喪命！

最可怕的，終竟還是老虎。緬甸各地，大概都有。行人經過樹林，或矮叢樹，須要時常警備着。因那老虎的行動，既如此的隱密，牠的劫掠食物，又如此的肆無顧忌。牠的大力，或者大家還不甚知道的，下面所說，足夠表示出來。南渡河（Nan-tu River）上近邇我們的孤單帳棚的旁邊，有一隻老虎殺了一個鹿，有土人在那兒看見牠在那里喫着。這一班土人，因為身邊一點兒軍器也沒有。只得跑到他們白種人的僱主地方找他來射殺；但是候他們又回到了這個地點，他們看見那一隻老虎正背着那鹿兒尸體跑開了。他們就追蹤着

走去，一直趕到河岸；但是那一隻老虎仍然堅持牠的捕獲物不丟，跑下水裏去。縱然被背上所負着的鹿尸重擔子所阻礙，牠竟能安然渡過了對面河岸。這故事可慘的一段，是其中的一個土人，手裏拿着一把刀杖，跟着老虎跑下河裏去；他雖然不愧爲一個極有力氣的游泳人，可是終竟被川河掃去，沉沒在下游的急流中了。

第十一章 廟宇和宗教

緬甸國向來有「羣塔勝地」之稱，這稱號是再的確也沒有了，因自仰光南面的薩利安 (Sryan) 地方，直到極北的麥客乃 (Myitkyna) 接連着一長條，都是散建着這種美麗的廟宇。不但是傍着河岸的山高頭，都冠着許多浮屠塔；就是普遍全國的各鎮市，各村落，也是很多的。在許多離現在一般人居處之地頗遙遠的區域也有幾許神龕，(不管他的構造如何簡單) 建立在那裏。仰光的沙德宮大塔，我們已經約略領略過了，但是此外還有許多別的塔，

即使沒有他這般大，差不多也具有相等的美。普龍之極精緻的沙僧塔 (Shwe Tsan Daw) 蠻德勒附近之阿利剛 (Atragan) 而在白剛 (Pagan) 擺古 (Pegu) 摩爾敏 (Moul-Mein) 及其他諸地，無不有廟宇建築着，各有其不可幾及之美處。我已告訴你過，這種浮屠塔，普通都是鐘式的。這是一個精緻的，并且極其嫺雅的格式。這種格式，實在多半皆由緬甸人慣在山上建築廟宇的而學習得來的；因為廟宇築在山上，那地勢漸漸上升，（在每層地方面上，皆建立寺廟各有尖塔聳出樹杪上）從這一塊地點，慢慢的引上了那塊地點，一直升到那飄然高踞於全山各式美麗的建築物之上的正廟。

還有別的美境：就是將這廟兒築近水邊，或近河岸，或傍人工所鑿之池塘，使廟宇都反映在水裏。當着日光的下面，這金光閃灼的建築物，掩映於深綠樹林的當中，真是極天下之美觀了；而當其反映在一片波平如鏡的，復點綴着淺紅色，或深紅色的蓮花的水裏，尤其具一種無以復加的美。

從各塔上懸下來的許多小鐘，在清風中搖擺的時候，發出叮噹聲音，合成一個和諧的音調，極其悅耳；在這種聲音裏面，帶有一種快活的感觸，和自適其樂的韻味。

廟宇內不但只有這樣的小鐘，還有那極大體積的鐘。這種鐘，掛於安置在平臺上的兩枝柱子當中，離地約一尺餘高。（這種平臺通常圍繞着這鐘形廟宇的四圍。）

這樣的大鐘，是禮拜的人用的。祈禱之後，即用鹿角去擊。籲請天上地下的諸神，鑒察他們禱告的事情。讀者或者可以在一張圖畫當中，看見這樣的鐘。可是還有幾許別種極大的鐘，在明貢（Mingun）場合。那大鐘有八十噸之重。但通例極大的鐘兒聲音，是闇弱的，反比不上那種中常體積的鐘。

緬甸有一兩處場合的塔，特別的來得多。如白剛薩更（Bassain）蠻德勒等處，我想將每一處的事各告訴讀者一點兒。

讓我們先到蠻德勒去，我準知道讀者一定要在那裏納罕着，爲何我不將緬甸都城方面的事情，早早地告訴你們聽？

實實在在蠻德勒不能勝過一個擴大的村落。牠的建築，極似我已描寫過的鎮市一個樣子。實在只有兩點兒，是大有趣味的，就是：宗教的建築物，和礮台。

我現在自然是講到緬甸的鎮市了。圍繞着礮台的，是大多數建築得很好，的無樓的低屋。街市上的店鋪，是用石頭，或磚建築的。但是這種房屋，都是供歐洲人，印度人，和中國商人用的。這裏的緬甸人，也如別場合的緬甸人一樣，對於他們木料的茅屋，已是滿足。以這樣的一個人民，能夠建造那驚人的廟宇，爲何對於這樣樸陋的居屋，竟爾心滿意足呢？試推求這個緣故，才知道這是因他們的習慣，每換一個朝代，必遷徙都城。自從一千七百四十年以來，緬甸的都城，不止移過八次。（建都蠻德勒，不過只有五十年）所以建築那較爲

堅實的房屋一層彷彿是不值得，因為恐怕這地方不久又要變成荒地呢。這麼一來，他們自然的要趨於視這住屋爲暫時的，而花費他們的精力金錢，用以建築廟宇菴堂。

蠻德勒的街市很闊，也似仰光的街道鋪成長方形，又似緬甸的各鎮市，道路兩傍都被樹兒遮得密密的。外國的型式，在蠻德勒是平常得很，可是這地方的緬甸人的生活，却是很有趣。沒有別的機會，比之這地方的人民再穿得好的。貴婦們所穿的衣服，顏色之華麗，花樣之翻新，在絲織品市場內，可云獨佔上風。直到輓近，蠻德勒地方，是國王所都之城池。太太們用大大的精神，去考究她們時式的裝束；或在她們着色的精雅衣服上；或在那繡花的遮陽傘，和扇子上面；或在她們素喜玩弄的鑲邊的手帕兒上面。論到她們的衣服之講究，男女體態之宜人，恐在別的羣衆當中，罕能有比較更加美麗的。雖然趨時的裝束，亦每每有其缺憾。婦女們常用一種膏漿叫做（桑蠟膏）（Than-

nakah) 塗抹在他們的臉上。這膏的效力，能使她們的皮膚變白。但其結果，很爲不幸；因這種漿，每每塗得不勻稱，徒使面目醜的顯得越發的討厭；并且毀滅了他們的天然美麗的色澤，更有一種別的不幸的習俗，是她們吸食那巨大的方頭雪茄煙。成了習慣，當含着這種煙兒時，凡是中等大小的嘴，沒有能不爲之歪斜着的。

蠻德勒的各條大路，都通到礮臺下，在昔這礮臺本爲宮庭之故址。這宮庭包括着一個巨大的方場，各方面都有一哩零四分之一的長度。完全圍繞着雉堞的城牆；再障以一條闊而又深的御溝。精巧玲瓏的橋梁，跨在濠溝的上面，通至一城門口。每處都立着尖塔。圍城中爲緬甸王的宮殿，和其他高大華美的房屋，純粹是緬甸的色彩。內中有許多房屋，已被火燒毀了；最堪使我們注意的，是那紆曲無常，宛如圖畫的宮殿，那高巍巍的尖塔 (Pyathat) 豎在鐵拜王 (Thebaw) 的御座高頭，在這國裏算是極精巧的緬甸人，是極嘆服這

樣工程的，所以都叫牠做『天下的中心。』

所有這許多的建築物，都是用那精美的柚木造成。支撐那大朝會（金鑾殿）廳的屋頂的許多柱子，係用單獨一株，其大異常價值極高的樹幹做的。濠溝有供給蠻德勒住民飲水之用，濠內的水，是從山上溝渠裏面導入的。這水恐怕是不大乾淨的。但看一般人民來到這從岸旁突出的小臺階上面，用他們的瓦罐汲水，倒是一個有趣的景緻。一年之中，有幾季時候，水面上是一片的紫蓮花，和白色的百合花，並且雖在城的當中，也有稻田鳥，和紅鶴，在濠邊游泳。

蠻德勒是英國駐防軍隊的兵站，他們就紮營在礮臺裏面。這個礮臺，是經過惡戰之後，方從緬甸人手裏奪得來的。從前本立有木柵子，是予英國軍隊一個大大的障礙的，現已經被掃去了。

昔日之鐵拜王宮殿裏，現在却成了英國的糾糾武夫，印度的兵隊駐紮之

所了，但是這個兵站，很不合於衛生。在緬甸別的場合，我從未曾見過有那麼樣成羣成隊的蚊子。這種蚊子，是使住在那地方的白種人，感染瘧疾的極普通的媒介。

蠻德勒的「無雙」浮屠塔，已被火燒毀了；可是此外還有大多數仍存留着。內中有一個，也算是很能動人心目的。這便是鐵拜王的父親閩東明(Mindon Min)所建設的庫所塔(Kuthodaw)，他的中央的圓頂屋，倒沒有什麼奇異，他的特色是圍繞廟宇四邊下垂的空地上面，有一行一行小規模的廟宇兒。每個廟宇，都有一個裝潢的屋頂，用柱兒支撐着。這樣的七百二十九個屋頂，個個藏着一塊大理石的石板，上面記載着梵語經典一章。門口也是很高大的；並且花樣裝飾得非常之好。

這鎮市的四方，都有一個，或不止一個的大浮屠塔。牠的邊界，從河岸到蠻得勒山頂，還環繞着別的塔兒。但是這些塔，和其他的塔，有一種不同的地方，

我們所看出來的，就是這種塔，是雕琢的灰泥工作建造成功的。塔的各層，都用那奇巧精工的圖形，修飾得華彩美觀。這麼一來，那純白的圓頂屋，因光線和陰影的互相映襯，愈顯其莊嚴偉大和仰光或普龍的鍍金塔不相上下。

蠻德勒的各項建築中，最驚奇的，要算是菴寺。這裏菴寺很多，有許多都大足令人注意。其中第一個是『王后黃金寺』。就其花樣的美麗，及裝飾的工巧而論，要推爲緬甸境內各寺當中最精美的結構，這是確然無疑義的。

從蠻德勒渡河，有一個很美的景緻。低低的圓錐形的小山，從河岸升起。每山各戴着一個浮屠塔。繞着這塔兒有許多的廟宇。分散在山的旁邊，還有別的建築物閃耀的白光，射在那深色的地上，和繞着這些菴堂的樹葉中。這地方就是古老的薩更，嘗爲緬甸的一個都城，但是現已荒廢了，所存者惟牠的廟宇，至今還存在。再乘漆成紅、藍、黃，各色的舢板船過河去，或在那光燦燦的卵石沙灘上岸，就可以看見成羣的穿得很講究的緬甸人，從蠻德勒，或阿瓦

AVa)來的專心誠意，向某某勝境去進香，這些神廟，通常都有一條長的階級通到裏面去，進門處，有極大的半鷹半獅的怪形物供衛着。

講到這怪物的原始，倒有一段故事可以說說的。（這怪物的積體極大，凡是一個廟的門口都有牠守着。）在過去的幽渺的時期，曾有一位公主，被神祇攝去，藏在樹林內幽暗的場合。於是國王用盡各種方法，想尋得他的女兒藏匿之所，但終竟毫無着落。直到某一日，有一頭母獅子，找着了公主，並且將她送還宮裏來。自此以後，廟門前的獅子，遂被一般人民所共認，為一個保護警備的標記，再經歷了許多世紀，這獅子漸漸的轉變了一個半獅半鷹的怪物。

貼近蠻德勒的南方，是阿買普拉 (Amarapura)，也是緬甸許多都城中的一個。這場合所有許多有趣味的遺跡，我們雖無暇完全遍看；但內中有一個浮屠塔，很是特別，大足償還了我們這個灰塵撲撲的長途損失。

這是一個阿利剛式的浮屠塔，是緬甸有名的神殿之一。山人和其他山居各族，時常來此進香。他們進香的時候，每在田禾下種及收穫的當兒。

到這廟裏去，并無上路；係經過一條裝飾着門路，由此經一長平的迴廊，一直通到廟裏。這種迴廊，通常是預備陳列商品用的。最好的緬甸銅鑼，或可以在這裏買得着。那專賣採摘下來的花兒的一間一間的貨攤，陳列着極豐富的花朵。那香氣佈滿了廟裏的全境。這廟宇的格式，和我們以前所看見的不同，是係築成一個方樓的樣式，上面有一層一層逐漸縮小的，平屋頂升起，各用雕刻的雉堞，和角端上的尖頂，裝飾起來。全體均鍍金，很是富麗。

在中央的樓閣下面，便是神龕，龕前川流不息的，都是那一心皈依宗教的人，在那裏輪班祈禱。廟內安置一個極大的黃銅佛像，高十二呎，全身很厚的裝着進香人所供獻的金葉。廟的後面，是一個聖水池，池內泥濘綠色的水，養着龜鼈在裏面。旁觀的人，每將一塊一塊的美味，拋給他喫，這些鼈大約是太

驕惰了，或已吃得很夠了，也來不及一一領受，同時却每每有幾百隻的鷹兒乘勢攫取了去。鷹兒攫取這樣美味，每在未拋落水面以前。

廟內天井裏，通例總是擁擠着買饅頭，麵漿的小販，和講故事的人，占卜的人，唱曲的人，供給這般游行不定的快活羣衆的娛樂，和點心。這一般的衆人，我們對之是永遠看不倦的。

我們在這已經大概看過了那些主要的浮屠塔，和那般禮神拜佛，及游手好閒的羣衆了，再讓我們去看一看那白剛古城。

白剛城位於河岸上居高臨下的地點。在昔日爲人口繁庶，并且是財貨富足的中心。但今日裏却已成了一個黯然了無生氣的城池，只有那廟宇內的圓屋頂，和尖塔頂，（占據地積十六方英哩。）寂然無語的，保留着牠那從前盛大時候的遺跡。除了少數僧人，和剩餘下來極苦的人民以外，他那繁庶的人口，在百年前已經不見了。這土地在昔日裏，是肥沃的。今日呢，都長滿着

茄楠香，仙人掌，和荆棘。包圍着牠的，是那致人疲倦的熱空氣，和滿目荒涼的景象。那裏有著名的浮屠塔，不下千數，這許多的塔，而現已頹廢，但遺一堆碎磚瓦礫者，猶不止此數。讀者，由這個數字，當可想像其往日之盛況。

這裏多數的廟宇，都有極大的歷史上的關係。如阿難達 (Ananda) 廟，建於八百年前，比聖保羅禮拜堂還大。牠那突出來的圓屋頂，和無數的尖塔頂兒，使這個廟宇顯著又秀雅，又莊嚴。更有別的廟，如那沙濟宮 (Shwe Zizon) 甚至比牠還要大而且美麗。

遍緬甸境內神廟很多，在偏僻的沒有建築廟宇場合。常有那高巍巍的太公亭 (‘Tagundaing’) (意義未詳)，標誌那神聖的地點。通國中找不出緬甸國王的鑄像；但在各個廟宇裏面，或在小小的路旁神祠裏面，甚至在那極其曠漠無人往來的場合，都有緬甸人供奉的佛陀的塑像，佛陀是他們所信仰的宗教的創始人。

世界的全人口中，差不多有三分之一都是佛教徒。單就這事實推論，彷彿已足證明他們所信仰的宗教，是何等的高尙。佛教係一位印度王子名叫喬達摩（Gautama）所創造，其時約在基督降生以前六百年。這位王子雖然分應承繼王位，且爲一切繁華珍奇所環繞着，可是他終於堅決離棄了他的宮殿，拋了他的嬌妻幼子，出外浪遊，到處尋求真理。他住在曠野的場合，作隱士的生活，凡經六年之久，侍奉他的，不過是幾個徒弟。有一天，他正坐在一株菩提樹之下，萬慮皆寂，頓然有所感悟。從此以後，他便成了一個傳道的人，發奮要普渡一般男子女人，使皆回復到高尙潔淨的生活準則。

歐洲人實在很少懂得佛教的；但是他的許多原理，却是我們大家都可以領會尊重的。如教男人要誠信，高潔，服從，慈愛，禁止虐待一切生物，慈善，忍耐，謙遜，和那參禪的習慣，都是早早就灌入小孩子的心裏去。這些小孩子們，無論那一個沒有例外的，一生中至少要費去一部分。在菴堂裏面的做一個

同居人，並且也要同這些和尚，及徒弟，日日去人家化緣，毫不以為羞愧。

緬甸人很能夠實行遵守着他們的信條：如他們尊重衆生的性命，撫愛他們的小孩子，異常尊敬年老的人，皆可以證實的。

這是不難明白的，以他們這樣的宗教，再加上他們自己的優遊自得，聽天由命的天性，以及那使人柔靡不振的氣候，其結果當然要使緬甸人對於那種外來的壓迫，毫不能抗拒，而俯首聽白人宰制。

他們對於造化爲他們所規定的大半頗以為滿足，沒有社會上的階級，足以鼓勵他們爭勝的心。男子們所孜孜不倦的，所最注意的，不外遊戲，賽跑，和各種的娛樂啊。爲了這層原故，在經濟生活上他們不得不馬上屈服在那較有精力，而能認真辦事的敵人手裏。這種敵人，是從印度和中國來的。女人們，却較能幹，頗藐視男子們的懶惰性情，因之愈偏愛嫁給別的種族人。此外歐洲的文化，也是在那兒極力破壞這人民的本來的美點。

如想到這麼一個純粹的緬甸種人，漸漸的化爲烏有，豈不是一樁傷心的事麼！我想凡知道緬甸的人，察覺了這種預兆，沒有不實心悵悵的。如不這種預兆而可愛的民族，終久免不了被異族取而代之；但他們那美麗的國家，總是永遠遺留下來的。

恰值我結束這一章的時候，有一幅美麗的圖畫，湧現象於我的心頭。這種景象，所包孕着的這國土的精神如此其多，大堪隱示緬甸之將來。下面就描寫出來作爲我們在緬甸最後的一瞥。

在很遠的一個叢林中，孤單的山脊高頭，直立着一個頹毀的浮屠塔。牠昔日那種白堊色灰泥的裝潢，久已銷蝕了；在那紅泥磚裂縫的裏面，有毒蛇藏伏着。

那壁龕裏從前本是供奉着佛陀的，現在已曠無主者了，那柔善的爬籐，彷彿不忍見這塔兒遽然毀壞似的，用他的葉子，和花朵將他罩住，遮掩了這塔

兒百孔千瘡的外表；那半獅半鷹的怪物，從前是圍牆門口的標誌，現已埋沒在荒草裏面了。四圍繞着的，都是些高出叢林的各種樹木，大而美麗的蝴蝶，在矮林的花上，來往飛翔，羽毛華美的鳥，在樹頂高頭，應和那遠遠的鶯鳥的唱聲而舞蹈。這確是一個美景，但這種孤寂的風味，實令人觸目傷懷。再看那伶仃的僧人，跪在空廟前祈禱，令人更覺得有一種悲憤的感觸，油然而起。我佇立良久，良久，看他在那兒祈禱，心中猶疑，他究竟何爲要遠道來此呢？在日頭剛要下落，白天完結的當兒，他從叢莽中採了一朵可愛的花，恭恭敬敬的放在昔日佛陀所居之神龕裏面。當我勒轉過我的馬頭，向我遙遠的帳幕方面進發時，這個愈去愈遠的人影，漸漸在輝煌的夕陽裏面隱沒了。